



青野謾輯
五

16
4080
5



伊予門
號 4080
卷 7-5

伊
40895

青野謾輯卷之五

自我 仁廟反正至丙子虜亂

壬戌十二月白大珩與甫瞻續男等相謀曰西宮若在我等
 終無葬地造詔偉卿曰嗟嗚不及莫如先事是月晦夜大珩
 與偉卿托補儼戲多率賊黨金鼓呼噪亂入慶運宮謀害慈
 殿是夜初昏 慈殿夢 宣祖黶然來告曰賊黨今方入來
 不避則死慈殿覺而涕泣宮人問其故具以告之宮人曰
 聖靈先諭應有所以小婢請替臥瑯寢以待之 慈殿從之
 暫避穢苑而賊入宮搜而害之君臣上下皆不知 慈殿之
 脫矣時領相朴承宗聞事急多率下人馳到西宮呼唱追逐
 以此大珩不得寤探 慈殿之免禍案是承宗之力云先海
 以為 慈殿真死反正日先問大妃在否初 慈殿與他官



女潛屋死節官人于後苑及正後出而禮葬續雜錄

戊午五月公在北青配所夜夢宣廟臨軒柳相成龍金相

命元李相德馨皆入侍宣廟下教召光海曰某也蓋道成

害骨肉出繫母后不可不廢李相啓言非李恒福不能決此

議趣命宣召公悚然而覺謂子弟曰吾其不久於斯世矣越

二日卒伯抄光海十餘年間朝廷紊亂上下難心幽閑大

死於西宮相養蓋害李整城密言於金同知塗曰時事罔極

顧念僑輩中可安宗社者惟有君耳目掩深嗚咽塗知其意

續新錄

金公塗即金澤事之子也公素與相得一日從容請受書即

出史畧讀至伊尹放太甲廢書歎曰以臣放君其可乎金公

曰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不宜亦乎公曰今時則何如曰古與

今何殊公曰泣曰天下安有無母之國吾不忍坐視賴降金

公曰是吾志也仍問曰屬意何在公曰後陽君即宣祖親

聰明神殆天授也策遂決除平安虞候辭疾不赴時相朴承

宗疑之作為曉星別將即日執道中景旗卷誌

金塗與洪瑞鳳朴東善沈光遠等密謀舉義交結武人申景

禎李興立李重光等募取軍人瑞鳳作詩送于申欽曰前日

風波畏風波亦已多吾人睡足處夢唱定風波欽見之知瑞

鳳有安社之計而不敢應續新錄

具後城宏與李曙友善一日相共語曰人道滅矣國其亡矣

此時豈無受命之人乎公曰然曰奉仁祖大王封號曰此

真其人也遂與曙及公表元申公景禎凡子仁塗定議遂皆

走關西以福禪書體使張公晄一日登百祥樓乘間告以謀

張公義而危之終不聽遂辭去 具張城差碑

許筠白大珩等希光海志欲曰雖作事未成而以他罪死民間相傳 大妃已不諱人血不扼腕流涕公在謫得一奇石名之曰龍岩嘗題一白曰呼嗟龍兮德何衰長卧波心世不知莫笑隆中諸葛老慙慙三顧豈無時 白和曰愧恨當年漢業衰皮形為石不永知深澤入頰回顧空憶隆中夢覺時公喜執其手曰可謂父子知己遂定密議 延平行狀

壬戌公與子時白時昉過長湍之赤壁顧謂二子曰昔蘇洵與其子軾轍過岳陽橋曰平天下文章過此橋吾今與天下節義二子過此地豈不優於蘇家父子之文章乎 上全

李忠定貴客有言消之意嘗以試公 指不可忠定舉孟津之事今日鯨魚之度商紂之所未有宗社之亡非朝伊文吾世祿

之臣又與耕釣人有間矣父子遂與定議時訓練大將李興立持重兵在內諸公以為憂使其婿張紳說之興立曰李其豈亦與謀乎曰然興立曰然則此其說舉而必可成也遂許諾紳紳之回報公大喜起拜謝之遂令興立為手書約長湍起兵而興立為內應 延平行狀

諸公皆已屬意推戴於 長陵多登謁於私第而要公偕往公辭曰他日策名臣事之地義何可私謁 仁廟嘗有出入公適望見帟而語人曰今觀日表儘非常輿馬僕從亦勃有生氣義舉之成無疑 逢川遺事

前府使李貴與崔鳴吉沈命世宋英聖等亦密結金自點李迺李曙等招募壯勇未久金李相應為一定為推戴今 上之計以金瑬為大將未往謀說李貴為人不容事頗彰露柳

天機知之言于崔浣之有源之子吳柳希奮親密故也希奮使其臺諫論李貴有異志謀鞠之續新錄

壬戌冬合啓李貴金自黜扶護西宮之罪是夜南以恭自柳希奮家來言禍概朝夕且焚可急解之公即見希奮極言李貴無他狀希奮動聽事得已月沙行狀

癸亥正言韓惟翔等啓曰李貴金自黜久蓄扶護西宮之謀將不遠請預備先海方與金尚宮遊宴後苑金尚宮執先海手大噉曰外議良可嗤誠之金自黜寧有此意先海曰下知徐當落惟翔等又啓曰他日設有後悔莫謂臣等不言也先海又問金尚宮曰何止之先海批曰莫以立形之言枉害忠良先時李貴之女適金自黜之弟自兼早寡夫採浪迹於佛堂從事於阿彌事現被囚臨訊願入宮中交結金尚

宮約為母女常言其父及夫先白黜之忠誠不幸見嫉於大北常欲謀害云云日之訴寃且貸他宮人之銀袖之于尚宮或數千兩先海惟翔等之啓每欲拿鞠尚宮曰誠之貴日之忠況金書房一介寒儒有何權力得為異謀先海笑而頷之純嘉疑憲吳續新錄

金自黜以賄賂潛結先海嬖姬金尚宮者尚宮訟其寃甚力故先海亦丑之不問者澤錄

時李興立為都監大將其女適頌相朴承宗之子承宗聞興立亦與是謀三司上愛而先海終不久承宗不得已拿致興立于家欲誅之適承宗子自興自外而入興立趨抱自興之腰而訴寃曰以余謀逆拿致殺欲此必真為逆者欲得大將及謂余為逆也自興入告曰與立謀逆時未見發婚家之問

徑殺非宜承宗乃釋之續新錄

舉義密謀已定諸公散處由外不能合并事頗坦塔台愛之
癸亥春自郊苑入城通告諸台遂定詐台常通曉劉青田
棋占法目以灵棋筮得吉日定師期策功時台之為一等蓋
以此遺訓李貴為于時相以李曙為長湍府使謀漸泄漏事
甚危急乃追定師期即癸亥三月十二日也金瑩李貴等以
是日昏奉命上約會于弘濟院李厚源與李而致同往蓋而
致惟弘之子惟弘謫江界時金瑩為府使相親故也而致恐
事不成言于其姊惟聖言于金蓋國言于朴承宗
大驚令而致詣閤告度曰金瑩李貴等今方聚軍于弘
濟院即夜犯闕而都監大將李與立為內應云政院入啓大
臣及禁府堂上會于闕下而足金自點盛備酒饌餉于金

尚宮先海方與內人宴樂而告度之章故盡不下日既暮闕
門閉承宗等不得禁府事即退于闕門外備過司以待之既
夜李斗陽率軍三十餘名馳赴約所竊立人形方憂狼狽之
際忽見一點火光明滅於西北下趨而候之李貴以下皆會
獨金瑩以大將不來二更初李曙率長湍軍三百餘名而至
李起等時為長湍先鋒將仁祖以軍期差違親自前延
曙鋒延曙驛前相逢起等下馬拜伏路左奏以長湍領軍來
到狀上即解御袍而衣之李遠曰事已急矣不可等待金瑩
遂吐輜床部分整隊而進且至矣遠曰兵法後至者當斬金瑩
曰先至者當斬左右分解三更奉主上正部伍斬彰義門
而入過彰義門喊聲震天承宗有膽等驚怯散皆踰城而
走義軍至昌德宮金席門守將朴孝立開門迎入放火積木

延及宮舍蓋舉義之人告其家人曰宮中火不起皆走投江
云故放火報之光海驚駭逃出入直承者將官衛士等皆逃
散上性定于教化門內分軍守西宮令入直臣僚下庭拜
噴兵判權縉以下皆顛倒四拜伏地聽命惟承者李德潤按
理尹起敬植立不拜左右問何不拜德潤曰身為人臣何可
不知而逃拜乎左右曰後陽君奉大祀舉義反正知敬曰
然則何以焚燒宮舍曰軍卒失火而致之故非放也二人泣
然曰若是則前主何以安之曰厥罪雖重待以不死德潤知
敬遂行四拜李明漢詣闕上謁時上以未受母后之命故
坐相床于闕庭明漢趨拜于前上曰以南為校理其與張
維同撰教書以告八方明漢即趨詣之張曰臣歸未定
有此際拜可乎遂趨進上前請改正上許之威儀有定

播告城中不使驚擾散遣軍校逮捕凶黨李甫瞻三父子韓
續男三父子李偉卿白大珙鄭造尹訥朴昂吉李廷元金尚
宮等拿致軍門凌達處斬籍沒緣坐分遣使者平安監司朴
燁義州府尹鄭道忠清兵使都希吉各於任所誅之鄭仁弘
拿未斬于市依律處斬其餘凶黨分輕重或死或竄者澤係
帝聞及正日諸公肅清宮禁之沒散歌于闕內余之從曾祖
咸陵李仁福坐于某處沈沈成走未告曰宮中所收之物自
上有教使元勳分給於諸功臣君盡與我因德分之乎仁辭
不去跪成請之甚強至挽袖起之仁奮然曰此豈君外家分
財乎真家分財乎君則去矣又何挽我乎跪成悔然而去闕
者跪倒乞請曰吾之養於義舉者只為家國而致仁之考大
弘甫瞻等為其反整括棘地高皆謂後命朝久初非有利祿
將歸仁之伯兄播林仁至於憂懼而卒故云

意以此切臣等例受第免田民並還納而一不受之又欲避
要地而浮沉於閑漫之班竟致仕而平

陽坡嘗云及正勲臣固多人望而以後來憂心持已觀之則
當初不以富貴為心純出於為宗社者亦無過數人如遲川
豁谷及咸陵諸公是已昆侖集

時議欲為舉義人別設一科台入對論其苟私 上即沈之

德狀光海時沈相悅為咸鏡監司作銀幣皆刻已名納于官

中蓋欲使光海常自在之不忘也光海見廢賄賂銀兩之在

宮中者 上命籍下于戶曹以補國用沈之銀幣亦在其中

大為士論所唾鄙而以甚本時人故猶不見廢丁世變後在

相鳴吉當國喜昌附已排岸奴卜相當此國家危急雖得伊

呂之佐猶恨不濟用人如此安有中與之望余為崔相恨之

其時余適承召上京謂崔相曰聞公有爰立沈公之意然在

崔曰願相有此意未知如何願相即李弘胄也余曰不聞銀

幣刻名事才在今寧有用如此人向可適時艱者乎崔曰然

未盡願相病卒余下卿聞之則沈竟作相云 為厚錄

國恥之難雪或可接力弱而專用廢母人誰是咸膺而敦迫

耶若如此初何用舉義為或時沈悅以曾奏光海時庭請之

人方為願相故台既及之俞杞平差碑

謹按庭請廢母是何等罪累而又復刻名銀幣納以私實

其人平生可對於是而言之活口殆甚於燕山朝充筆夫

而袖筆規者若使清议少張則渠何敢廁於朝端而拘於

用私汲之枝卜如此而尚可謂之會相清明乎李景樞南

以蔡之把清塗真是德小功之察慎素隱之不仕恐不但

罷榜一事而已也

上時命台為扈衛大將申景禎為副將金自點沈完遠沈命世宋英望等為院事李暉李遠李與立等皆屬焉不受節制者令先斬後聞時廢事州初六曹百司未及正負凡所設施皆出右手延平行狀

時光海在昌德宮而出 大妃於貞洞行宮即所謂西宮也始諸台相訖曰西宮狹隘難容人眾恐不能立生得失不如奉往昌德宮而以定位歸台獨曰此事光明正宥有別慮且主上不能清而使人奉迎於理有遠不如留兵昌德宮而主上親詣西宮問安因請後位於正殿教光海罪而廢之如昌危故事何也諸公不以為然是日 承命共都承旨李德洞備收物如西宮奉迎大妃不許台使其子時白之上即

命駕詣西宮問安 大妃遂下丹立之命延平行狀

三月三十日、上謁西宮納寶璽初光海踰牆遁入于表家主人着表服表巾而匿之表告軍門即令軍人解表直軍中至是慈殿教曰見逆瑋方知汝等事即以表中表服白狗皮耳捲入伏于庭 慈殿教三十日罪有曰弑父之罪弑兄之罪弑嫡之罪出因母后之罪祀父姪之罪戮父妾之罪視書案之呼唱面責仍令告于庙社續新條
昭聖貞懿王大妃若曰天生蒸民樹之石辟蓋欲使序彛倫立正紀上奉宗庙下安黎庶也 宣祖大王不幸益嫡嗣因一時之權越長少之序以光海為儲貳既蒙春宮失德彰聞宣庄既節頗有悔恨及至嗣位之後反道悖理罔有紀極姑舉其大者予雜不德受天子之誥命為 先且配體母儀一

台聞光海將逃江華言於大臣曰廢主雖絕于天岸曾所北
面當哭送左右失色不答石欲獨為之聞已出去不果鄭詩
碑安瓦光海及北柳氏世子程及其妻朴氏于江華各置東
西門由廢世子時年二十六在舟中吟詩曰塵寰翻覆似波
濤何必憂愁心自閑二十六年真一夢好須將去白雲間又
於園籬中有詩曰本是同根何太薄理宜相愛亦相哀緣何
既此樊籠去綠水青山任去來續新錄
廢世子與妻朴氏在園籬中夜拜泣人掘地道逃出為守卒
所覺拿入之際朴氏在內已縊死矣守園別權鍊拿鞠行刑
遣都事李惟馨賜廢世子死上全
廢世子賜自盡領相李仁元翼執義李任浚掌令尹煌以為
不可臺論將攻之台力言不可遂得已趙浦諸謚狀

大妃屢請殺光海台涕泣曰光海自絕于天雖在當廢老臣
嘗所臣事有不能聞名臣錄李元翼傳
光海嘗病公自中廟待燕山規曰臣之事元海十有餘年
矣犬馬之懷豈忘日情哉仍涕隨言零上為之動容命送
衣服供用之物守學墓碑
爾瞻自闕遂家卒其三子及家累踰城出走到漢江之亭撰
著木手羊笠耳撮拳族淚江到利北現日曙各散窳伏軍校
追捕拿來共其子大燁等並斬于市續新錄
逆魁爾瞻等正刑後頒教文王若曰逆魁爾瞻奸臣之後
市井之徒妖狐毒螫鐘而成性林甫秦檜合為一人新術欺
世詭表其門自以為孝全昧文義剽竊類語自以為能文爰
自登仕之初已有擅亂之漸人有佞已者諂笑而延言士有

勝已者陽慕而陰中 宣廟獨其奸狀屏黜多年積怨 宣
廟有因私讐密教仁弘謀進昏朝用賂結婚交通宮掖及其
權勢已成陰懷慕奪謀起逆獄以專生殺之權與賊為金匱
立賴之徒結為腹心日夜謀設始嗾申慄於鳳山誣殺黃赫
諸人次起晉陵之獄繼誘鄭洪於北路廣引一隊士類捏成
永昌之獄建刑之酷及於國舅逼殺之慘忍於孺子陰送世
曾粹起海獄崔沂忠告危言赤族株累死徒殆過數百及賊
筠逆謀之發乃反搜而告要掩其跡自益其獄南門之
榜賊為自製耕後之檄應是所作仁俊之招狼籍前後而搨
前屬殺箱制諸臣一不拘問掩口徑殺天日難欺路人所起
至於仇景祿朴景立卯育門庭釀成逆謀聚糧鍊械諸招昭
在乃使元暉之奴厚賂獄卒竊負而逃事跡既發法當待命

園扉而盛氣直啓自誇忠孝王獄罪囚白日晝出金吾往捕
拒而不給古今天下寧有是耶久占文衡把握人材以科舉
為誘引函徒廣植私黨之詎未解蒙之諸子皆擢魁科不識
字之村氓驟躋膺仕七大文講經預出題及第舉國奔波有
同歸帝息鴨岳之郊劇掘膏腴碎陵寢之木石然輸載兩宮
經始之役至十年而未完五家攢制之措滿一洞而連雲一
國之匪至集其門四方財寶山積其庭恬侈窮奢富踰孝氏
而人反頌布被之儉侵民奪人妻如狼羊而人反稱下士之
恭及其羣心齊激万人共指宗戚陳疏草野抗章則言未入
闕白簡隨至或殺或杖寬者不知其幾仍指為某人所嗾某
人所製恣意彈劾必欲置死嶺儒四百奮義呼閭則謂之張
方扶矢謀陷逆獄秦坑之灰復燃漢黨之籍將翹廣招美新

之徒自製頌券之章榮惑君心脅制群衆人皆重足莫保朝
夕使元老遜荒賢相流竄忠良屏逐妖孽布列鉅除拜毒
害生民為占五軼詭君虛飾盡昏君之心志繫昏君之手足
其窮凶極惡之狀擢髮難悉至於大論則尤不忍言密噤函
疏澹啓昏君收収之際倡說庭臣增之以死誘之以利至曰
唐廟數罪雖不可為漢庭廢黜盍况寬典終乃揚脅教惡
致十罪使服孝道文八道噫以臣子救罪國世足可忍耶以
廢黜尚云寬典將欲何為幽廢之辱過於十年神人之痛至
此而極履霜堅冰所由者漸矣食土食血人得以誅之進魁
鄭仁弘以蛇蝎之性鬼蜮之心始雖盜名於林下特一豪強
品官中為托跡於義兵惟事武部鄉曲收聚頑鈍之徒私唱
恠鬼之孝李彥迪李讓東方大吳而曰憾疏亦不有伴力邪蘊

李天期真言被罪而陷而下石畧不伸赦士心咸憤門徒皆
叛與賊魁南瞻表裡敵勢迭相推薦塗抹山野冒挾輿軸導
昏君必以刑獄倡情法必以誦佞私託大廟之說詭曹數年力
寢而一言積成終勅上奏登筵先薦施文用凡此之說竟起土
木之役癸丑之獄陳劄肆臣指大君為圈中礦取大論之發首
昌先廢後奏之說至此於哀姜文姜且以為不共戴天之讐
幽廢之禍決於其言硬綢帶數絕人理暗塞人之為惡孰謂
至於此極老而不死天心有待今日籍籍男郭造李偉卿尹
訥等皆南瞻之奴隸心腹也其交通宮掖作榮中外貪虐縱
恣之狀與南瞻無異海嶽之慘積男專主而廢世之禍或自
常布而抗疏或自臺閣而首發曰惡相滔厥罪惟均茲命李
南瞻鄭仁弘等陵遲處斬傳首四方籍沒等事并依律施行

其餘則或誅止其身或流放遠裔並從惟輕之典云續新錄
拿政柳希奮希發等處斬皆柳中丞之甥也希奮小北希發
大北以兄弟不相容希奮以濁亂朝廷死之全

時朴自與為京畿道司是夜承宗還家與自與走楊卯令收
使朴安禮起兵赴難傳令水原防禦使趙有道與兵合勢朴
安禮起軍進至險川趙有道亦領軍將發朝廷令申景裕馳
諭安禮有道罷兵歸順承宗自與趨其墳山同縊縊死承宗
書衣曰不能正君以致今日沈淵自死以謝天地神祇云承
宗雖貪濁實多術獲母后之功全
朴承宗棄廢主走死正言浩錫請加廢宗上特罷錫玉
堂上劄曰朴承宗在位時與有瞻角立有瞻每以起執人
為事而承宗每欲赦解至於辱及慈殿之論承宗即與有

瞻相反終不助其凶逆之計此則承宗所以異於有瞻等諸
賊者也然先海將逆前古亦有承宗身為首相誰任其責耶
但立所匡救又有逢迎恩惠之事斷以王法固不容於誅矣
慈懷之廢張華雅皆諫陽林責其何不去則位張華不能若
幽囚慈殿雅曰有瞻之事承宗烏得免其責乎又慈籍其
寵以消其貪奢之欲田民幾徧一國自國朝以來人臣貪縱
未有甚於柳朴者也其所犯既是非常之罪則所施亦當用
非常之罰籍沒家產豈有不可且洪籍以承宗之死為死節
使承宗入衛宮中捍禦而死則謂廢君死也逃竄僧舍自經
而死此正所謂與人之刃我寧自刃者也豈是為廢君者乎但
不無羞愧之意則死其與希奮等之罪稍有間耳雖使廢君
捍禦而死乃是致亂之臣死不償責者也况其死本非廢君

君自無可廢之節而其罪則乃人臣之大罪決不可宥貸者
也洪鏞乃欲以其死掩其罪人之心知愚暗者如是之其者
乎鏞言雖愚妄不展為有懷必達且其心以為此乃今日難
言之言也故自謂能言人所不敢言之言正風俗之以來者
者云云 浦清集

時朴燁為箕伯貪淫暴虐連作長房聚道內名娼百餘名日
常門處晝夜娛樂長為凡馬之戲一日需用六七十石刑殺慘
酷人不聊生至是宣傳及都事奉密旨馳到元帥府時都元帥
韓浚謙在中和以密旨付帥府使之依者為之都事亦馳向義州
蓋鄭遵方為義州府尹故也帥府令別將收人平軍五百餘名送
平壤與本城前防別將亦相讓令軍中曰邊服甚急今當發
向義州諸軍即列皆聚普通門外甘結軍中恟俱一時齊會

令分左右行軍圍大衙燁方坐長房鼓樂酣宴圖禁至嚴軍人
踰牆打破門鐵衛奴告變于長房燁大怒曰誰我在亂何從生別
將亦操弓矢入立階下使之促下燁專不動心坐而不起出示元帥
府傳令然及後下庭着枷出直城內人家燁曰我別無大罪未知此
何事也促令係頭人牽引索猶不死刀手直入屠足乃命絕即於街
上行刑娼妓亦來觀或曰汝皆以逆可寵姬臨死不哭恬然立視何也
妓亦答曰使道前聽令來久相與歎笑而去持刀鉞者四面來集割
肉別將亦不能禁令本官急入棺殮于人家苗兵守直道內仇人聚
集割棺出尸寸斬截項刻無點肉骸骨將盡庶尹到官問諗終不聽
僅收五六節入棧匿新伯金蓋國到任以方伯之令其妻妾持骨櫃
無事渡江及至黃州民有甚擻授之江妻妾僅以身步啟京城
都事亦到義州斬鄭導 傳新錄

仁廟即位後大赦教書 王若曰惟我國家列聖相承家法最
正以仁為政以孝為理昊天不弔遂值否運粵自十數年來賊臣
甫瞻受惑君心盜竊國柄因構母子之隙竟成彞倫之變幽閉別
宮僂辱備到金墉之禍迫在朝夕况乃背天朝父母之恩滅我東
禮義之風三綱掃地胡可忍言至如德之無度刑政之紊亂民
怨神怒內潰外訐是以亡國殄祀猶是薄物細故志具 慈教
無煩^贊舉予以薄德承先 王條訓恪守宗廟若將終身幸賴二三
忠義之臣閔宗社之危亡懼彞倫之殄滅奮發大義克定內難既復
仁斲於 慈殿因願推戴乎寡躬予下迫羣情上承 慈旨若隕
淵谷其何以堪爰思履端之初必舉更始之化自戊申以來凡于羅
織之微株累之坐及以言事得罪者悉皆蕩滌許管達土木
真作之後調度等官括克聚斂之臣一切革除其他侵民病國如

戚畹權貴家法處屯庄減稅復戶亦事英令查檢刮去內需
寺大君被奪民田一、還給自今年三月十三日昧爽以前雜
犯死罪以下並皆赦宥以示作新之意 續谷集
宗親府呈毛都督文曰廢君 昭敬王側室第二子也少時虛言頗
行而長子臨海君狂悖又壬辰被虜 先王越在西陲因時決策之廢
君為世子戊申 先王疾未革而暴薨齊君龍位即名 先王
朔得罪放逐奸臣李爾瞻鄭仁如亦援以國柄又采 先王所享
後官金氏唯言是禮爾瞻亦締結金氏相為表裡凡其^時殺其
母兄一人大君一人後官十一人而其中名應姪 先王播越
時常幸從者也 先王孫二人王妃金氏父及兄弟四人而其餘播越
誅戮者不可勝收至於欲弑母妃幽閉別宮請弑之人無不優獎蠶
匍虜賊大邦為讎固天下之所共憤小邦君臣尤為枕戈礪兵以報

皇恩而不惟無意敵愾乃反與賊通陰教將領使之投降以致王師敗績每戒邊臣勿與賊戰是所君不但為小邦之罪人宗天下之罪人也其性情行事又與岸理反從其所承金氏使之恣行閭閻私亂外人又喜巫覡男男女女服出入宮禁除官斷獄皆以賄賂大小差除各有庄佃而一邑之佃或踰千兩得邑之人爭務進奉四方貨賄輻湊宮中至於神宗皇帝所賜深河死事金庭河家屬銀二萬兩盡輸入官中不以銖兩給其家云

浦南集

朝鮮國 昭敬王妃金氏謹奏本年四月二十日奏聞陪臣李廣全捧到敕諭云 竊念嗣孫國王臣京撥亂反正再欲彞倫狗彘下之推戴續 先祖之統緒倫叙相應名義正當故要將此事稟於上年具本上奏又有臣民節次保結悉從刑部詳覆仍蒙皇上鑑納流言無意封敕詎降則天子之有命美小邦之有君矣

狎其冊使之遺冕服之錫猶未一併準請舉國臣民頓懷悵缺忌乞聖朝亟降冊使頒降誥命冕服以完封典事 裕谷集

嘗聞李山海是大北之魁而仁和甫明即其卒後也山海初附公議弄奸舞術行達儲之日以自托於信誠故最為光海之所惡及 宣廟末年見儲位之已不可動又恐光海立而禍及於渠復欲納媚光海為後日地乃以博根防敵不當之說嗾仁和投疏難間而官使光海疑其自危致蓄憾於 慈殿而仍又窺覷光海之微意首倡齊母之論此山海前後搜面而兩倫錄所謂齊論之本出於山海者此也非久山海死慶全又紹述之為和賜諒主 張陰嗾麻所不為而猶不欲自犯其手故明倫錄中其凶詆之發露者只有聯名收一錢而又令其徒淪渠聯名之非正類希奮嗾善道上疏而并舉其名斥之者此案臣奸傳授之圈套也吁亦巧

矣徒執其迹而論之則宗与昉輩有間故討罪之初雖不即昉
之誅而除草及根終無保首領之理慶全乃竹反正之翌日往見遲
川乞其命蓋遲川之父起南即其同研之田而遲川亦嘗待之以父執
故也遲川正色曰日月重昭天討方嚴尊丈烏得生也慶全曰吾亦
自知必死君頃追念先誨而救此將死之命言淚俱發萬端哀乞遲
川始惻然曰雖欲救之宗不能思其可拯之策慶全見其有救已之
意乃低殺言曰 聖上登極當有奏請之舉而航海之後人所厭避若
以我圖差奏請之使則海路未必死人而雖死亦榮當不累子孫幸而
竣事而敵則豈不酬勞而貸吾之命乎遲川凶其計而服其智
孰視良久而許之蓋反正及奏請固不容易不可不擇送而航
海溺死者前後相續故善於辭命者雖不無其人莫不圖避
朝廷方難之遲川以慶全為言慶全素稱多智計用文辭

又慣習於中國事故人皆稱好遂賞其死而送之竟以國家之
美不為海洋之鬼又果克准封典而敵此所以老死瀟下者也然
孰清讒者終不以一時之勞洗其萬世之惡故雖在子孫皆不許以清頭
及黨論熾適之後始通清路亦可以觀世變也

始該公相曰今日之舉為明倫也若因而當國用事是與爭功者無異各
有欽退之意公曰做此局者當此局若付別人終必有悔該公不能聽
信故朴和者趙挺亦皆以昏朝助惡之臣仍起相位初頭處且多失人
望識者始知公有先見也 延平行狀

於慶反正首擢李元翼為上公、論光海奸凶之罪必曰前非所犯之
大者不可并加貶斥且柳希奮朴承宗之輩不可籍沒其讒乎及類此
公在廣陵有密告公以及正之舉公曰綱常已絕此時宗社危重萬一
蹉跌士類殲盡則事不成而國隨亡矣如我迂儒當守天地之大

分而已及反止後其言輾轉差謬為公眾茶公謝病故紳名人間
公去皆欲引退搢公者大悔交欢如舊 鄭守夢墓碑

趙滄江涑之父守倫被淫禍於光海之世涑竟憤痛疾未嘗對人
言笑毀心苦形十年如一日癸亥 仁齋龍飛涑從其友李厚源
金元亮懷賢認讖卒能誅戮奸凶以伸其志又以言功為恥即反
正之日走敵御里若初無所与者而勲錄遂不及焉 夏翁集

本朝所謂功者雖不敢叙而慚德矣惟平難靖社能免矣其所慚德
又帶得大眾如趙英珪之邀擊圍隱以觸 太祖之驚怒 中商
朝諸人脅迫君父使不保琴瑟之樂而卒致己卯斬伐之禍得免鉄
鉞之誅幸矣指類以盡其餘則凡此類之嫡長世受麻蔭亦過矣 尤菴集
癸亥 先王貽書許元勲極言恢公道之術仍戒汝公亦宜清慎自
砥無踵靖國三大將之失汝公歎服遂以聞于上 巫林善 沙僧存狀

鄭經世以副學於道中誦德懋 官功懋 賞之言惟慎趙成立亦
曰勲臣自勲臣士類自類公聞之請退去 上曰范蠡之扁舟白跣之遇也
張良之赤松漢高之失也此豈勲臣自退之時乎即命招成立請公第謝失言 世年行狀
光海時戊午大比退行於己未講經會試而拘於妖說不即殿試辛
酉親行籍田別試取人而亦拘於妖說不許唱榜癸亥反正 上下
教曰戊申以及及第或制或罷 上在閭闔時洞知爾瞻亦欲樹私
黨前期暗出試題使之備述不解文者皆登第式年則拈出某篇
使之誦習而出後誦席有七大文通從自願之言故有此教此兩榜
及丙辰丙 聖乙卯式年為最甚故當罷榜而其餘他榜亦多
削名者礼到李廷冕托以事重請因三司會退日期蓋金瑬子度
徵素不能文監中於親耕榜為其地故也李完平入侍報講言
既取之第或削或罷前所未有不可輕行其中分明用私竊取者

則棄而不用可也完平望重朝野為上所倚信時人為度徵托以公
論遊說完平屬退日期待完平入侍從進而完平為所欺
也始陳爭之不能得并輝錄

李完南厚源為光牧時往訪慎天翊則庭除蕪沒蒲薦穿
弊問不仕之意則拍掌大笑曰我豈有言思而不仕也只是病
而已又拍掌大笑倘若無人久後歷叙而云反正初以臺諫往召昇平
則昇平首及羅榜論啟之當停蓋昇平之子亦其榜中人也其微
意蓋自以一代元勳而私意已如此時事已如此矣尤養集
浦涉曰反正後人物完平秋難為上之羽秋小守夢庸帝余對
曰完平偏論已其始與朴謹元洪汝諄同事教請李汝白
惟讓和仲寬似非公正之人也浦涉曰李汝平其具亦言完
平偏論之甚而我則見身為國盡誠非他派及也魯西月記

掌令姜鶴年疏言世有伯夷則必有易暴之談云崔暹川上劄曰
姜鶴年是臣曰交而不見又矣聞其讀書修行不以俗士自處故首擬
臺閣不意其識見依僻羞辱朝廷一至於此也古昔帝王撥亂反正
而名正言順光明輝赫未有如殿下者也使世有伯夷其將不辭光
海之粟而辭殿下之粟乎請國之初蓋山三子幼弱無大臣並請
賜死蓋鼎革之際事異常從自有不得不爾者士論之嚴莫過
於已卯而未聞以此啟咎於中商而不仕其朝者也况齊桓之奔
穴逃命案叵測有非顛末童駭之比則殿下雖欲典全私恩有
不可得至於已疥之君十年無恙此乃未有之盛德而鶴年之言若
此何也鶴年亦嘗食殿下之祿矣寧有他言於其間不過盜
竊虛名庸無見得妄欲自擬於草野倨傲之言而不自覺其陷
於負君罪可勝惜哉暹川集

李适参判陸之後以武举^選而能文善書有名称癸亥春以北兵使未及赴任金瑩李貴亦將举事以适多才智以密謀告适慷慨從之反正之日部分規畫皆出於适及論功第等以适新預抑之為二亦适大不平公論亦以朴元宗亦請國時柳子光亦非預謀者而臨時用其策故擢為一亦适事同子光而策功反誣頗寃之是夏朝廷以閩西虜患可憂出适為平安兵使兼元帥适大怒遂畜異謀适素稱善兵精卒及降倭劔士悉隸之時元勳亦初立殊勲過慮人心不服廣為譏察盛用告察之門文晦李祐亦告竒自敵玄謂李适及其子梅韓明連亦謀反上招大臣及元勳议之金瑩以為适不及李貴崔鳴吉亦以為必反爭於上而李貴怒曰金瑩必與同謀故稱其寃上命只拿其子梅及明連亦是甲子正月十七日也李貴曰使适無是則謀已

不然其父將兵在外而只逮其子彼豈肯俛首聽命乎不如並逮父子有寃則俾還任所有何不可涉公不從金吾郎及宣傳官至适營故遲開鑰與其屬李守白竒益敵崔德雲李挺培辟左右曰我只有一子將伏斧鑕豈有子拿而父全之理事已急矣男死不死則已亦死安俛首就戮乎益敵亦合口同辭曰如欲举事莫若殺來使威奇軍中使無異议适招諸將語之如其言手提一劔目視諸將曰敵違者死左右股栗無一人抗節罵賊以折凶謀者於是布陳城內開門入都事未及入庭令軍校斬之一軍震怖即下令軍中期以二月二日發兵傳令近營守令曰有時急軍務回议事固晝夜馳進云乃二十一日亥時也時元帥張晚在平壤軍中南以兵票下軍宦南斗傍適以私往寧遠适知之作一書付斗傍使之故放

斗傍翌日到平壤具道其叛狀又傳其書於南以具不發封
約於元帥府而見則列書南以具柳孝傑朴震英之字其辭曰
聖明在上羣凶滿朝清君側之惡烏可已乎云云帥府即以上
聞並上書其蓋此叛將皆遠之所忌故欲行反間於帥府云二
十三日報至朝廷震駭昇平大懼請誅被逮人奇自敵柳公
亮尹守謙李時言玄誦亦以絕相應內起之患上從之迨平
力爭被逮之人多是位高宰臣必無盡與遠同反之理國事
雖危急何可不顧微軀殺一不辜王者不為今不問而斬之恐有
後悔悔至於自敵立節於齊論而被竄者何可不為辨白而並戮之
上詢于大臣昇平又入對更請自敵亦四十餘人皆被殺迨平
曰自敵立節昏朝今被混戮顧以倉卒人情起俱故事出於
不得已也非以預於遠謀論自敵使知朝廷意而死朝廷不

能後公又曰大臣不可以疑似遽加刀鋸遂縊殺之荷譚錦曰奇相自
之及未如何擬余祖母奇氏貞武公處之至孤余与奇相者八寸親貞武公即奇顯之後
余皆与奇相語問其世系奇顯曰奇壽全以上失其世未及何人後觀其色羞以顯
為先祖故也蓋于雖聖人殺于之後芒昧無所擬而稱先顯雖有軀行世代可考而顯
其為後其處心如此臨於甲子以李守一為平安兵使遼滄為黃海兵使
李時發為副總察使往禦之韓明璉在崑城亦殺却事先帶三
千餘騎赴迨而以中軍金孝信別將康綽領其一千二百名隨
迨而發迨力背道內將官從順川路長驅而來蓋為張晚為都
元帥在平壤迨不與交兵故也至順川李胤緒李珣亦五六將
各率所部人三千餘兵奔詣張晚迨大惧自是不敢入宿官
府一夜累易其處恐軍殺之也張晚問於安州牧使鄭忠信曰
今賊計將安出忠信曰有上中下三策曰何謂三策曰使賊乘新
起之銳直渡漢江進逼乘輿安危未可知此上策也跨樞而西

結毛將為殺勢相廷亦未制此中策也後聞途疾趨京都坐
守空城無能為耳此下策也曰以君許之當出何弟忠信
曰追銳而無謀必出下策追聞忠信從元帥無恙有憚色
歷教將將能必皆易之至忠信曰此未可輕也元帥出兵或言
是日直星七殺兵家忌之忠信曰焉有聞父母之病而擇日以行
者且師直為壯矣拘於術家公乃服於是元帥以忠信為先鋒大
將南以兵為繼援大將行追賊遇於黃州之蕪楊戰不利迨至
遂安知官軍守塞垣轉棋路張晚收整敗兵隨其後至平
山李守一李時敏以所部同行南兵使申景瓊亦至李至犇
灘防禦使李重老李德符李豐川府使朴榮臣亦守犇灘迨進
擊大敗之斬重老李貴領諸軍守防津望凡而之還京城
力請出避二月初九日也 上倉卒南巡至漢江舟者中流

呼不應武人禹尚中素多力能水高游至江中擊仆船人得五六
艘乃得利涉曉亦至坡州聞上南幸而午後賊兵三十餘騎先
到京城呼曰城中人勿為驚動新王即位云云初十日迨與明
璉連輿入城迨第遼與李忠吉李時言子煜亦帶其方兵數
千餘人至沙羅現北迎賊為先導又有各寺吏胥隸臺具
冠服出迎者坊民治道詣鋪黃土而迎之迨入城屯慶福官時
王子興安君璉不扈從而逃迨入城投之李與立以京畿防
禦使送款降迨推璉僭号李忠吉為大將以衛之元帥會
汝將計事多言異同忠信大言曰既不敵力破賊犯京都
君父播越君屬罪當死無論勝敗一戰烏可已且先掘北山者
勝今掘鞍峴陣俯歷都城賊不得不戰即仰攻我乘高得便
破之必克元帥從之忠信先行汝軍繼之元帥令徐駝視便

忠信反呼于众曰元帥有令促進兵揚鞭疾馳以進京畿巡
察使李曙与元帥喜曰賊已拋却城未易擊公在西我在東
絕其糧道賊必窘待南軍至協討事必萬全公以為然李
時白曰不然賊在城一日聚衆益多何益待久且其未定乘銳疾
擊元帥曰然多今當傳令於忠信宜何指授曰我知忠信者
人必已登鞍峴多俄報前軍已到鞍峴元帥驚曰勇於忠信
忠信先令輕騎數十潛行上嶺獲燧卒舉火如他日昏暮時
軍以次至遂布陣別遣精兵數百伏崇岩以防彰義門朝日賊
覺之或說适曰精銳皆屬忠信元帥以孤軍在碧蹄一鼓可擒即
元帥敗前軍走多适見前軍少曰賊之易耳無多言因令曰
破此後食即開門出兵分兩路包山而上明璉為前鋒直薄
前營時東風急賊乘風疾攻矢如雨我軍既死山頂皆殊死

戰風忽轉西北風大起賊在下風塵沙撲面官軍氣益奮大戰
自卯至巳賊將李壤中死死明璉中箭却會追易次旗動
南以與望見大呼曰李适敗矣於是賊兵大奔自相蹂躪墜
澗谷死者不可勝數或散走西麻浦官軍乘追擊叫噪踊躍
無不一以當千賊遂大敗即甲子二月十一日也時都民屯聚
登西城觀望勝敗遂閉敦義門西水門以拒賊适走入南大
門忠信欲退之請与李時白追捕時白曰賊不日當就擒我
其敵奪人之功乎忠信歎曰人所不及也以與曰今日之捷
天也不救日兩賊之頭當至何必窮追城中多阨巷使賊設伏
既有得失奈何忠信曰疾雷不及掩耳适明璉已破胆矣奚
暇為疎疾追不及廣通橋就擒矣以兵力止之遂遣朴震英
伏東郊以邀賊、昏夜潛兵出水口門南走忠信率柳孝

傑亦追及於慶安驛賊望風而潰明日遂麾下奇益敵李守
白亦斬逆明璉走敵行朔堤渡江亡走韓謬安士誠亦執璉
敵于張晚、囚之以待朔令南道都元帥沈器遠都巡大
將申景禎亦以多璉已僭號因得以誅不聞于朔殺之于軍中
事聞下兗遠景禎亦于禁府救日赦之再立下獄自赦逆既
誅張晚飭西來將俟 大駕還京近拜於江上而忠臣狎
還安州曰吾以西土將兵之臣不亟誅叛賊使乘輿蒙塵
罪則不小何敢自若有功者迎 駕於江上惟尚還任以俟
命 上驛召引見賜金策勲超秩擢拜平安兵使 昆命集
鄭忠信字可行光州人高燕名將鄭地之後也生地微卑幼
屬節度營正兵兼隸府知印嘗赴節度營舍於老妓
以節度宴餘物餒之忠信却不食曰大丈夫當身為節度

使以已餘食人焉詭笑人額下物乎其志氣之元如此至辰
牧使權慄募能以牀達行在者莫有應忠信奮然請行時
年十七賊兵滿道忠信持身杖鉞達行朔李鰲城謂曰此
兒遠來無所投止其舍汝我因授之吏書忠信穎悟絕人文
義日進公愛如父子秋登行朔武科 上語鰲城曰卿嘗謂
忠信才今出身其以未見及見 上獎之曰年少稍長可大
用忠信為人短小目如曙星美容姿有辯英果好氣義善
料事多懸中討平李遠策封錦南君 上全
嘗入虜中與酋首曰爾國每爾我賊何也答曰爾嘗有盜天
下心非賊而何酋首大笑敵而語人曰是虜將為天下患
何但我國憂也 上全
嘗上書言虜之丁卯受盟非君能制其命其言規犯宜

朝譬如遊康之狗不狼欲耳彼既無畏苟不治兵秣馬震驚宜
朝必不帖伏遠在以後餘年此東國之憂也 上全

鄭錦南生地甚微而其性亢於名流加以平敵之禮由是得
駱名公常字呼而友之或謂鄭忠臣之駱安公輩之過也公

笑曰忠信長處安使忠信無此何足取也 崔暹川送事

丙子夏病甚 上命醫救之月致食物醫言當用人參救

斤重於續請 上曰可療此人竭國力無惜況救斤人多乎及

卒命中官獲喪隊以御詔令有司禮葬 節將軍傳

丙子春訛言倭寇至忠信曰倭人招之不來國之大憂乃北虜

耳及廷議送使告絕忠信方病卧聞之太息曰國之存亡決

於今歲久是歲十二月虜果大入 上問

公與堂川府使朴滌臣被執至賊陣適與明璉拊胡床謂曰

吾貸汝命汝敢不從公與朴大毅曰吾不從汝其速殺兵多者叛

逆勢弱者降賊臣子道耶汝以武夫受國厚恩副元帥府院君

於汝不足耶何故叛也明璉厲聲曰汝身為俘虜敢有唐突

乎公又大毅曰明璉文化水軍但至巡邏於汝極多敢負國乎

我以世祿之臣忍拜逆豎乎賊斬右臂朴公瞋目大毅送賊既負

國恩又殺義士耶逆不堪怒而李守白奇益敵乎明璉力請殺

之至遇害而怒罵不絕口 浦津集尹廷俊墓碑

李適至猪灘李重老朴滌臣李德符亦戰敗張晚名將將汴事

皆以爲憂余曰適額下有懸肉此乃狼跋其胡之相終必狼狽就

戮晚大喜曰適之額肉武班輩常以爲燕額帝額封侯之相今聞公

言果是狼胡進退必維谷以余言勉勵將送之將皆喜而去 符澤錄

李適叛報至具校理翻以焦易釜之得蹇之晉繇曰避凶東走

反入禍口制於小牙骨為灰土其後造兵敗由水口門出走利川為其下
奇益敵李守白亦斬竟與真易梓胎合音哉 愚伏集
沈光世以幕僚從李造為遠所欺甚相得既李貴問因西事沈曰
造言明璉有異志李曰吾聞造有異志沈飛報於造以病疏辭
而盛誇其能整究械訓練士卒勇來可禦之狀而未曰身病如此
恐不能終始盡瘁以報盛 恩已露其不臣之心朝廷不覺可歎慨也及造
反光世頗南聞之恐朝廷論其飛報之罪亟發背道死可謂不知人者之戒 荷澤錄
金元亮深信造父子見告以百口保之及造叛書至自黜以承旨
啟因之公裂衣咋指以血草疏畧曰臣無有知識認賊為忠被保
其無他遂成誣罔而臣之志心則證在天日矣蓋造即臣異姓
近族也其平日立論處身一如士夫而其子稱自少出入臣家
受小學家禮善書又尊師一時之先生長者又自以年少未

學不願仕祿臣以此許可不料其詐偽欺罔至於此極也當鄭
燦之發告也臣乃為燦以廢朝勳戚之家臣則造乃身之同胞
似不近故終不致疑今以逆臣之族以致聖上之疑惑臣雖
入地亦不瞑目然竟不得上 大駕將南幸問於判義禁金
瑬曰見告汝將盡誅乎金元亮何以知之瑬未及對自黜遷
曰不可留以遺賊以為用也遂遣所親斬於獄中其未死也
李更生謂自黜曰金某賢士也人將謂公何自黜大言曰殺
士之罪吾自當之沙溪守曰金某固有取死之道其一則何
疑焉謂自黜曰汝以某嘗求西倭為第一疑端然某嘗求茂
朱是亦可疑耶蓋公見人厭避西任慨然而嘗謂清為寧遠
守也 金元亮墓碑
甲子造度 大駕南狩中外泣 爾時餘黨多欲內應而權

縉配梁山結武士及降倭有叵測之形公先斬後聞計出於

逆折奸萌而賊平之後以擅殺見罷

名臣錄聞聖微傳

癸亥及正權縉以光海幸臣寧梁山統制使具仁度右兵使申

景裕領兵赴難慮縉為逆密應言于並司閔聖微使殺之聖

微不敢違遣清道郡守鄭慶業斬之縉臨死曰必非初命我

不合死而事已至此無可奈何遂既誅報廷下聖微殺其矯

殺宰臣之罪功臣亦皆力救之上亦以事雖妄作必則為國只

命削奪展救月咸鏡並司權盼見逐功臣亦以為非才如聖微

者難以鎮北方欲以代盼申相欽曰國勢固將來之無難未

可六北方是士大夫寧瀆之地不幸有難而聖微為逆司擅殺

士大夫如權縉則國不為久功臣之涕道沮

若障錄

縉登第急於進取附會李山海未取顯任見流汝海勢重於山海

遂附於汝海敗又附柳永慶履歷清班不盡其欲則又與

睦長欽亦相結自稱士類光海時壬子獄起以刑房承旨治杖

迎合主意遂得寵於光海救歲起拜兵判及正日大恐及禍清

斬叅判朴鼎吉為附功臣之伴鼎吉雖罪當誅人皆疾縉

之反覆無狀其見殺于聖微亦自取之也

上全

李適亂後大率初定人心不固深察甚盛張晚與請社功臣使南

以與若自為異謀者以標可趨之人朴和者兄子允章信之以

其謀告以再使金仁沉逸民散之遂逮捕和者及允章兄成章

翰之允章成章就服遂誅之賜和者死

上全

廟堂通論文畧曰光海嗣位悖亂無道其綱常罪惡固不容

於覆載而荒淫之樂貨賄之集刑罰之淫土木之繁聚斂之暴

惟日不足人倫既滅生民困極宗社危極累卵幸而我

殿下

糾合義旅遂行誅討奉 慈殿於幽囚之中復正位号其助錄
為虐之輩各以輕重論罪凡賢人君子為奸凶所斥逐者悉皆
台還暴政苛斂一皆停罷此我 殿下大有功於宗社者也奈
何反正以來逆叛相繼前年七月逆賊柳滿亦結約之書被告
名在書中者歲四十人奇自敵魁首也而其柳夢寅逃亡被捉
榜掠不多一二自服其所為謀至供其所為詩言欲為府主復
讎至於八月李德男告金德元朱大允亦皆一一招服十月黃
現李有林等沒謀亦覺窮問就服頗得其情與鞫治又有凶
機遍投都盜大家其言極這今年正月文晦李祐探知逆謀
已告奇自敵金有亨亦已就獄而李廷韓明璉殺都事起兵
反蓋尹仁發被賊之腹心也自前年乘夜誘文晦告以謀蓋以
文晦之父被誅言其必怨國故也文晦伴許同謀資以財貨而

陰告義舉其人以其狂復書札示舉義人其間有病通者仁
發覺其事泄詐為盜所殺有死人在利阜現剥其面不仁發
在發馬鞍在其尸傍仁發妻痛哭取其尸欲葬行喪
祥原進士崔德文自賊中外來都元帥陣中言尹敬立
妻子僧人尹仁發常在賊逆寢房內元帥啟問始仁發
之死至詐也仁發之弟仁孫乃招曰吾兄詐死亡去李梅
告之也鞫現之戰斬一僧人頭曾在寧遠知仁發面目者
見之皆言是仁發也告者及賊招云凶機乃奇自敵柳夢寅
所作也逆賊既平之後凶徒宜少戢多而秋問凶機尤極凶
悖逆者朴和者亦逆謀發覺是何凶謀之作相續不絕如
此也蓋前及後賊之招及凶機所言同然曰府主當奉還是以
以府主為無罪不當府而府也又曰今之反正非正也所謂

反正者大臣乎百官殺曰王之罪而齊之擇而迎立乃正也
今則自將擊之而立此豈正乎又曰非先王之親子非當
立者也又曰夜間擊之非正也又曰焚王宮非正也其所推
戴者皆指仁城前後汝賊之言言不過如是夫光海罪大惡
極不可容於宇宙我殿下應天順人名正言順有大功
於宗社苟有人心孰不知之為此言者自痛失勢乃恣作
亂益取富貴托此而為辭耳此說初出於凶人為禮之汙而
或至轉相傳說故茲痛辨之夫宣祖大王進菜飯而暴
薨國內之人誰不聞之此千古之極惡大罪當初舉義諸人
識見未明過於忠厚不忍暴此大惡慈殿教中外書
及奏函天朝之辭皆諱此而不言使射罪大義不明於天
下為後世之恨也金尚宮經事先王殺後宮經侍惟懼

者十餘人齊慈殿銅之別宮因辱百端將殺者救之殺
同母兄廢大君八歲兒此亦罪惡皆國人所共知其可掩覆
乎禁紂有此乎蓋山有此乎自古人君可以此此者惟煬帝
為然而廢母殺母煬帝所無其荒淫貪負驕殘虐百姓則此於
蓋山時又百倍矣今賊徒乃以光海為無罪雖欲欺人一世之人
其可欺乎孟子曰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又曰汝侯危社稷
則廢豈况光海之罪惡非止於紂也非師危社稷也禮曰臣弑其
君子殺其父凡在官者殺無赦王氏註之曰惟父有此罪則子
不得殺然則若弟之於兄侄之於叔臣之於君皆當用此法也今
此反正之舉所以討罪惡也所以正倫紀也所以扶宗社也合於聖
賢之法如青天白日無毫髮可疑凶逆之徒乃以光海為無罪以反
正為不正豈非可痛之甚乎其謂必大臣齊立乃為正自杖擊之

非正者極矣無異當侍大臣皆先海逢惡之佞臣撥亂反正之
舉其可望於此輩乎與其社稷覆亡曷若先王親孫起而正
之以正宗社乎先海罪惡浮於桀紂楊廣雖異姓之人代而伐
之夫孰曰不可幸而撥亂之舉出於先王之孫此宗宗社之福
也自湯武以來討亂救世之君誰不自將乎至於乘夜擊之焚王
官者非之說尤為可笑唐玄宗夜二鼓平士入官未明而定我
國三大將反正亦乘入闕豈聞有以此非玄宗三大將者乎官
殿之火炬火着於戶間因而燃焚耳非焚之也雖使焚之以消
事此豈可非者乎漢兵誅王莽亦縱火擊之賊徒此亦之理乎
雖兒童之見苟無私欲之蔽而平心觀之則豈有聽信之理乎
苗先海悖亂之極國家之危亡迫在朝夕當是時王子王孫
非不多也皆莫能有匡復之志抑我殿下慨然發憤起

而正之討惡逆明人倫救民生安社稷舉天下之大義成萬世之
大功承母妃之命嗣先王之位其名義之正何以加此宋王成甌
之言曰時平則先嫡長當立者於殿下如是之大功則不敢干
焉况我王子皆非當立者也昔昭帝之崩廣陵王昏武帝之
子昭帝兄也霍光不用而立昌邑王賀者武帝孫也昌邑之
廢霍光又不立廣陵王而立宣帝、武帝曾孫也然天下萬
世豈聞有以宣帝之立為不正者國人咸喜光海之濟而欲光海
之復位者非亂賊之黨乎其欲推戴仁城不知又何物也蓋賊
徒之意以仁城曾有大望以推戴仁城為名則人必從之夫仁城
之不賢明矣光海在東宮時亦頗有善名虛譽之不可信如此仁
城以河仁俊請弒慈殿之疏草野公論而請從之以仁城為林
禍也則逆然隨眾請廢自足以免禍乃必欲弒之其殘暴之性

忍所不忍可知也夫仁城不以 慈殿為母則是不以先王為父也以
慈殿為母也則子欲殺母非天下之大逆乎雖曰求免已禍而然殺人
以自免賢者猶不可忍况殺母以自免乎此仁城之大惡不可容於
覆載者也賊後必欲推擁立此大逆之人是誠何心哉文晦之告
謂仁後夜半入仁城官私語賊招又謂凶檄所踏之印在仁城
官又謂仁城微服會齊自敵又謂以千金與李時彥募兵仁
城之與諒明矣然則仁城者今之臣子所必討也傳曰天之所
廢誰能與之光海之自絕於天久矣賊徒欲力勝天意其能
成乎仁城之罪悖逆人理天所不與凶徒推戴之誅相次外
賞李适舉所鍊之兵至入京城一戰覆敗天之不助亂人亦
矣明逆賊之後又有劫者安知此後不更有陰謀如劫者者
乎如更有之其誑誘之言必更用前日賊後之言其愚人暗

於逆順為所誑惑相連入刑禍則豈不可哀之甚乎今此所
聞賊後之說頗甚明白中外覽者苟平心察之則必皆曉然
折心矣中外大小人負其各知悉 浦渚集
齊人之為儲嗣始既以不當得而得久而知 先王之不已足
也危懼日甚陰懷忍心及 先王末年益知畜生之不足付
事易置之意已決姦人伺其隙而構之當 先王病疾初
瘳萬民顛望而不諱之說遽出於片刻則中外之人已不能
無疑即有藥飯之說行於周巷 先王大慚也醫人成決承
命入診入已無及而色候與無完錄遇毒條無不合者決
出而語其所親由是士類頗有聞之者稍以決去至有以
入其國門為恥者癸丑之殺甫昉構成之者也所謂羊甲之
檄亦甫昉亦之作也首以殺父為穉甫昉於齊人凶逆之

誅宜不無與知者則於此豈不知而云乎當時官人宦侍之被殺者臨死放言有及弒逆之事者外間所聞雖不了亦頗有云者矣又聞有一被拷者欲有所言既獲端而擊其口使不得言此與掩張衡之口而擊之者何以異哉前及事狀大類楊廣而事證則比之尤較然矣亮谷集擬請復雙疏
李仁居者桓之孫也光海時自京絮家寓於橫城力耕家給為人黷愚不與人往來今上及正士論以為仁居六世亂隱居獎其賢超拜六品職仁居亦以隱者自處見人推許自高其才世上無難事見請社功臣當國所為不厭人心遂有不測意柳孝立希奮之兄也謫堤川與大北餘孽之網漏者密謀復光海仁居相通往來丁卯冬仁居見逆司崔暉極詆當國者之罪言辭甚悖暉以為狂慳憤時之言不以聞報日仁居等

十餘人詣橫城縣倡言起兵其意渠若說言則人必影從也縣逆李擢棄縣而逃往原州牧使洪震寶即令數十人馳往仁居狎也縣館其後皆亡去震寶縛送京師莅斬于市上以于相臣申欽亦命錄震寶功培諫言仁居悻悻亂而已無甚及兵之事洪震寶無可功錄法侵大臣申欽大怒辭職以震寶為忠勇無比上從欽言賜震寶勳曰昭武孝立遣其子及黨入京締結宦官及宮女約以戊辰五月四日夜舉兵犯闕許道與其誡許禱之從子也禱知之馳書于洪瑞鳳崔暉以不獲仁居之罪繫禁府羅存密言于暉子山輝曰今日逆司當出獄山輝問其由羅存以孝立誡告之山輝大驚急往言于沈命世洪瑞鳳命世亦以聞是四日夕也朝廷大駭領相申欽在備局聞之謂人曰事急矣差之一刻則亂已作而不可及矣須先捕後聞可

也即招捕盜大將分兵逮捕而金吾郎四出蓋賊壹或先入
城匿跡或已渡漢江皆裹持兵器期日暮犯朔又葭都盜
兵仗於三門外以俟許過亦載兵器乘夜入來皆被捉孝
立及其後弟斗立執服而斬錦許福亦功賜勳券曰寧社
瑞鳳山輝皆與焉前障錄
仁城君珙 宣祖第五子也 庶母收 漢時珙力贊廢論以媚
光海反正後收 收廷請之人 輕重論罪 上以珙至親特貸
之時國事初定人心危疑有李有林者謀度事覺供稱將
以珙為推戴 上命勿問公諫曰五倫之中君親居先人
而不知有君親在法教無赦珙之於 大妃義則君臣親則
母子以臣子而請弑君母為倫紀之罪人而今又為凶逆之奇
貨 殿下曲為全貸非所以為宗社計也 上下教曰李貴

之劄極駭宜知此人不知余心哉如或更呈如此之疏勿

考入捧 正平行狀

始適獄之起上變者及其黨與引服者皆以珙為言公以為珙之通
謀者雖未能明知而危疑之際累出賊口乃上劄曰珙既負庶母之
罪不可以至親而貸之且以頃日微招言之托以科業居接隣家與仁
城昏夜相從云者尹仁發之所以言於文海者也光海守宮於仁玉山
下是即仁城之為王之兆者云鄭邦說之言於李佑者也舉事之後
擁立仁城第二子云者韓沂之言於金光燭也該令珙不知豈可不思
先機處度之道乎不幸而變出意外大必用甲兵小必用刀鋸豈所
以存全之道乎答曰劄事驚駭卿何以每出如此之言使予心不安乎 上全
朴知者珙子之供又引珙為推戴於是三司交章請罪大臣亦率
二品以上會賓臚陳告 上皆不從仍下懇惻之教右相申欽

欲退去公怒有言申相上劄辭退 上下教曰大臣居百僚之上
李貴乃於稠人公會之中比辱相臣無復忌憚此宜寡昧終
始保全功臣之志乎 上

先是仁居之獄有金裕者供招於真主亦法 上恐累及王子特命勿
問及孝立之招又有珙密奉 慈旨誘聚遠徒亦法 慈殿聞之大怒下

教鞫使使之得情鞫廳白 上焚其柩公上劄曰珙曾為房母收讖自
知得罪倫犯不容人世乃敢矯誣 慈殿假托密旨以為誦聚遠徒

之汴其情不難知也所當窮問凶仗使國人知河 慈殿受誣之
由然後 慈殿之心安矣今乃不問而焚之恐失序 慈殿亦誣

之道也初 上疑公過慮劄臣亦多與公為異及是始服公先
見 上

於友反正後李聖求敏求附托西人黃床以西人附托南論其時

仁城君珙當殺云者珙功臣西人之意不當殺云者南人主之而
愚伏一隊草野公論深懲於光海我殺同氣之事以法仁城
為清倫黃床亦附愚仗之意李娃有詩曰鷗鵬南去滄溟
濶宛馬中來月窟空 晦隱集

南以恭在 宣廟朝久處權要及癸丑之變以非眾被滴金塗
在銓曹務為調停之論仍推轂以恭後輩多不悅以恭拜大

憲玉堂論其不合左相金塗指少年名流五六人為朋黨以
老西少西之說白于 上 震怒延逐朴妣俞伯曾羅萬甲

三孝士于外吏判張維亦以救護萬甲特除羅州牧使大臣
政院三司爭之皆不聽崔暹川上劄曰南以恭雖曰柳朴所

親癸丑以後與主張齊論者作為仇敵及以指嗾李元翼為
罪名至於竄滴累年壬戌冬間又有救護士類之功而且其

為人遇事既久，亦慮深長，實有可取。處向日之愆，乃平日不能
擇交之致，不可深非之也。況當萬化更新，滌瑕蕩垢之日，無
論彼此拔其尤者與之共濟國事，以示朝廷瞻蕩之意者，
未必非收拾人心之一助。故臣在銓曹時，欲擬清望而僚汙
難之臣，見金塗為言此意，求得言之助，而塗之所答似不甚
快。及塗秉銓先發此言，臣遂同席贊助，始擬清望，而為年少
輩所容，將有重論。臣緩辭救解，纔得停止，會有激之者，其論
遂發。大生風波，學士三人一時補外。臣於其時捨以恭而救
三臣者，非臣所見之變於前者也。三臣之論以恭者，亦不無執
之言，端徧恨其徒守一功之論，而不能深達朝廷用人之大
體也。先輩考既高，閱歷已多，故其論帝主於寬，怒後輩
血氣方強，名節自勵，故其說帝主於清峻，寬怒者或流

於情勝清峻者，或流於過激。二者所尚之相反，自昔然矣。臣
幼少時竊見一隊士友中，黃慎齋、韓吳允謙、許人以儒學行誼
為前輩所重。金塗、洪瑞鳳、金尚憲，後人以清名華聞為後輩所
推。而論事之際，緩急不同，談評前輩之言，蓋亦多矣。而前輩
處之怡然，終不介意。此所以全交之道也。歲月侵尋，人事漸變，
昔之及輩友為今日之前輩，而又將前日清峻之論讓與一代
年少，而自居於受人談評之地。互揆之道，政堪一笑。何用相攻
歟？為也是則前輩寬怒之道，徧及於不能無瑕點之若干人，
而不及於一時持清議之人也。何以異於惡丹之傾而移左以就
右者乎？云々。未幾三學及士張谿谷、嚴恩白。慶川集
自今年春後，金塗、李貴兩家氣色不佳。臣不欲徃來，兩間不
到李貴之門者久矣。臣偶歷李時白之家，李貴先到其處。

而其日適有政李貴投示一錢政目乃李景稷諫長之望也貴
因大罵景稷遂及銓相至以榻前陳達言臣曰鳴言之不欲
往來於公家者恐有如此事也不幸今日又聞此言因辭出
翌日移書時白使之力止景稷是臣侑輩中人平生心跡亦
粗知景稷少有才名交遊士類居家事親頗有可觀而負才使
氣此其病處矣及獄成之後賊臣甬瞻得春秋哀姜之事
將欲遂成廢論而未敢發之於人也景稷與甬瞻素有連家
之分一日往見於其家甬瞻邀入書室接話其婿朴自輿自外而
入見兩人對坐疑於密語兼挾私憾造言傳播景稷以此得謗甚
多及廷請時景稷終始不參或陷大禍人始知景稷本心而餘
謗猶未盡消及正之後一時侑流無不通顯而侑不及於景稷者
亦以此也頃日諫長之樹既被李貴嗔罵年少輩亦有問

竊以者矣蓋景稷既有可觀之行而書室私語參證未明廷請立
異事跡有概不可以難明之過掩其有概之善前輩之論儘有
所見雖無酬酢序論之事而足及權奸之門終未免瓜田納履
之過則後輩之不欲清望軒輊亦出於公心不可以此而遽罪
後輩也

連川集

頃年李澥守表湖西時人士之往來湖西者多稱澥與其姪義吉
居表執禮無異古人今夏回澥以一紙書及各人呈官文字投
示於臣再三諦觀淑女悖惡之行不一而足侑呪咀一事未甚
分明所可恠者無頭兒死決非無端在家之物而其謂以此咀
呪於李效元之家仍致其死云者則事跡無可據求其後狀之
端只是積起所獲澥之心雖深知其必然而無疑者而莫重之
微非可以臆決而斧狀之後獄不得其情則將何以知其身乎以

解義言之從徑術不義理而慮不及此者何也私心甚以為疑繼而思之此之道誠有未易言者蓋父母之讎人子之所不問天當初不為致疑則已既已致疑於殺其父而慮其獄之不成將身累而掩丑不殺則是愛身而忘其親也必非仁人孝子之所忍為也况淑女之悖行如此淑女之得罪於夫家如此淑女之致憾於舅兄如此而為人治病多涉惟疾淑家又有可疑之物而一家族親婢僕輩皆切言淑女悞終之狀曰某人之死乃淑女咀呪之致為李漸之道其可聽而不聞而已乎臣於是始有以知李漸之心也獄書上聞推官下去而事干之言反覆難信聖上憐復誓之至情慮按獄之失當特致王獄三者推問明慎之意於斯至矣而獄情未得事干連斃揆以獄姓更無可加而置官反吐之情乃是王法之常則為李漸者固已死無遺憾矣但

念為父復誓人子至情春秋之義炳如日星雖使李漸身刺刃於淑女猶尚在讞減之中况具由後狀告官推治其所處豈亦甚從容短人之殺其父而告官請案情理之所至至請案而事無其實則無寧身受其咎解之自處固當如此而却家處豈不可不原其情况其罪今若加以反坐之律則是困人子復讎之洛也凡反坐之法蓋因古者或出於爭財或出於報怨或出於希賞其情可惡而其漸不可長故告者無實則施以反坐而痛絕之非為父復讎如李漸者之謂也况李漸之致疑淑女專在見屍一類而見屍之在其家淑女亦不得諱如云大嚙奚狎無頭若曰陰產須有看證雖非咀呪必有所以深鈞廣引真狀可得罪淑女在此免淑女在此豈非此獄之肯綮而推官不設究竟其事者特以按獄之體不合加刑於無事干之正犯故耳此事既不究竟

則何以知淑女之為寃而李泚之為誣乎指為疑獄而置之固可也認為折案而罪其元告則泚必有辭遲川集

咸陵君李泚遭父喪起有咀呪目其堂弟之妻起獄收年未得端緒朝廷將遣官按問人皆規避莫肯當凡易故人卒故公聞命即行昭其寃泚于朝上命下公理移其獄于王府三省會鞫無驗竟不勝而罷事遂已公彼繫歲半年始得釋壬申被選玉堂上教曰趙某猥奪錄勿擬望大臣以下力爭上怒曰今日入對專為趙某地耶自此凡擬三司春坊上拜越公用其次丙子始除兵部趙殿選行狀

上之初即位即下所生父母屬號泣之命禮判李廷龜副李節經世亦以為上以支孫繼祖統是身為人後無異但以孫繼祖非如以姪繼叔之比父母之稱不可改也於是追尊

元宗為大院君

仁獻王后稱

啟運官稱考而不加皇字稱子而不加孝字其祭式依德貞故以上

第綾原君備主其祀時金長生朴知誠皆以儒臣被徵入京而兩人所見又不同知誠以為既稱父母而以弟主祀於禮有違喪必三年祭必自主朝廷以為迎合諱避攻之知誠遂弃官還鄉長生上疏以為帝王繼統與凡庶不同雖古者以兄繼弟亦稱為祖補主上稱考於宣廟稱伯叔於所生方為合禮上下教曰有祖而後有考有父而後有身長生之論亦不得行矣崔鳴吉上疏曰禮論以來老師宿儒旁搜廣引而皆非今日的論稱祀記葬以士祭以士侯一章最為觀着臣之後兩所執只此數句語身近見賓禮啟辭但就此一章拈出葬以士一款以為爭執之地而至於祭以士侯一款則全不理會是於聖人之制得其半而失其半也今日之禮經傳無可證史籍無可擬請倣先武故事建別廟以從祭以士侯之禮遲川行狀

潛治朴公知誠方主追崇廟議學生許模重加朴公儒訓延平李公貴

以聞 仁廟震怒命四館罰許稭公不亟行 上怒下之吏 趙衍行狀

公於仁廟啟曰朴知誠諱喜林下行因古人而趙綱以墓臣斥之近
聞四學儒生聞知誠儒籍云尤可駭也 上怒特命停舉 正平行狀

夫宗廟何為而後也考父祖曾高也凡所謂父所謂祖者皆主殿之身
而言也則 殿下之宗廟為 殿下父祖曾高而後也以 殿下之父而不

得入 殿下之宗廟天下有是理哉 鹿谷集
仁祖朝在臣力爭追崇之不可 上曰汝臣何以並生親推是乎
自是遂停生親之追賜 晦隱集

丁卯 元宗大王靈輦自楊州遷葬章陵路由京城朝臣以為
私親之櫬不可穿過都城欲由東門外作浴而路狹山峻不便行
喪儀欲後民治洛崔囑吉上制爭之曰鑿山用汝應費故萬後
丁民怨必多且章陵雖未踐位乃君之父也避都城而後間洛

於理有違大臣亦覺其得乃止 汝者又以徑過宗廟為嫌汝於
入城別從他路公又上制爭之曰士大夫喪柩皆從大路未聞
以宗廟為嫌也狝於大院君之喪避大路取邪徑此何禮也且
殿下親奉靈輦入城而 殿下由大路靈輦由邪徑 殿下之
心豈得安乎廷臣不容情禮徒以階級為務臣竊感焉 上
即命禮官更議竟由大路而行 正平行狀

崔有海之使寧遠也漂到登州子戶部郎中宋敏頌往來因問本
國禮禮得失宋為小說以贈之其言曰余在東年與朝鮮使者
甚驩細問該國禮儀彰天下且審國王昭敬王之孫張議尊邦
而厥考辭世不能如唐之尊父其如痛固也上欲追存下守經
常擇執中宜信曠古之微典也然以余揆之宜無義起之禮天
無二日人無二尊既為人後又隆所生則是二本也二本不之嫌則

如不義何若無所後父子大倫天地定位不叙昭穆如非禮何持重
大者降於小宗以義掩恩也國君取支子入承大統則義理君臣
不敵以私恩踰大宗也若無受國之恩而身懋鴻烈直紹祖統則
尊父承祖乃所以尊祖叙倫非徇私情傳也有海還朝見朝儀方
峻匿不出久之私示南陽君洪振道以示公陳劄敵之劄
入上以有海不即啟知特命樞職於是朝儀譁然以有海以
朝家莫重之事私自問難於華人論以削去士版公上劄救之
若曰今規宋戶部論禮之文可謂不謀而同一事求之千古絕無
所傳而或以追崇為言則怒目相對恣意排擊兩司之論劄皆有
海亦有淫情予案簿其為人也遠欲尊父母人子常情而人皆憤
怒謾語蠢起則是欲尊而反貶辱也天朝公論雖如此予不敢
醜然開口云後又教曰今日之事無二本之嫌有昭穆未備

之嫌且与古事不侔奏請于天朝以俟上國裁處政院封還
上下教曰天朝不許則予亦無憾於是兩司合啟爭之 上曰即非為
人後則追崇所生其於禮義少無不可而九年論難一向不悞排
擊異已有內私讐言今日國習可謂異哉尊父叙倫禮所當然
稟命天朝義不可廢大臣平二品以上會賓嚴爭之 上荅
崔鳴吉之劄曰今之廷臣皆曰識禮而平生讀書以儒自處者
不知父母之不可無朋友在喪無論親疎皆往一哭而啟運官
之喪百官不為會哭彼昏塞好勝之道終無改悟之理故
欲為考測天朝以定是非云 上全
時而司爭 元宗入廟公以為封典既完廟號既上名位定矣豈
有受命天子而不入廟者乎反正十二年間民生之倒懸人心之
乖叛綱紀之掃地君父之被辱危亡之端固非一二而未見有

一人進一言今此入廟非存亡所關而以力爭不避為人臣大
昔視若國家將亡者然未見其可也 命伯周益林
癸亥反正戊申以後貶滴之人皆放叙時余請在寧海李恭判會
俊沈恭判諮滴在盈德聞報即約會于境上為叙別而改也李
曰天命重新萬物皆親未知何者為今日大事也余曰庭遠君
追崇也李曰 主上以房支入承統大安可追崇私親余曰是大不
然漢宣入繼昭帝而不追尊史皇孫者孝昭未嘗以史皇孫為
子廢帝安敢以已之貴以其父、他人乎今則異於是定遠乃
宣廟之子也太廟不可闕補位追尊定遠則父子相承而太廟
猶固合於禮也李曰公言是也李以學令先至京余以禮曹正郎
繼至李未訪曰朝廷以追崇為違迎邪漢斥之甚雖不敢出口吾
輩所見則實合於禮也未久余訪張雅金元亮亦在坐曰朴知

誠言禮合追崇張力辨其不可余曰此論不出則固善今既出早
晚必行而後已也張曰何為其然余曰第觀之一日崔領相鳴吉
謂余曰聞張之言公以為追崇之議必行然否余曰然崔殊
以為不然金沙溪長生以為禮名上疏請 主上稱 宣廟節
愚伏維世時為副孝上劄曰若補 宣廟則以定遠為兄
大不合於禮於是依 宣廟朝德與君例尊定遠為大院
君王弟綾原君奉其祀乙丑冬崔相謂余曰博考古禮經
今不可追崇公言是也丙寅春崔相及李相聖求并來訪
余崔相言追崇合於禮李相言於禮則博考執所見爭辨
甚力不久啟運官昇殿 上命張欽涉禮一依國喪大臣
平卿寧及三司爭之不能得崔相為副孝以議不同不預其
論辭違朝議以崔為邪論自是不擬清議金相塗力主某

論事未夏崔相上劄請追崇享以別廟蓋猶畏憚時議不敢盡其說也 上下其說領相吳允謙左相金瑩平卿宰三司爭之累日余以事往吳相家吳相言及廷論余曰追崇之必合於礼吾所不能知漢唐以下帝王無不為者設令 上為之不過為規過知仁之舉也 上必欲為而朝廷固爭之則必示寬厚黜之威是欲使 上無知仁之過而反陷 上於大過失未知何如吳相曰聞公言甚豁然也頃之 上命遷金相而尹昉復為相王申夏崔相又上劄復申前請大臣三司又廷爭之 上怒寬厚司諫權濤于邊大臣不敢復言遂尊大院君為 元宗享于別廟遣洪寶李安訥去請命于天朝礼部官曰恠汝國今日始有此請也即從之甲戌秋崔相又上劄請祔大廟時金相復為相又與尹昉廷爭之 上怒又遷金相而金瑩諫金先

炫李尚質尹鳴殷于北塞黜大憲姜碩副大諫趙廷席亦于門外新大諫俞伯曾素主追崇之議李聖求為大憲窺上意甚確乃變其所見排僚議與大諫同辭請祔太廟從之○余與崔鳴吉張維會于備局張攻崔追崇之議為邪論崔勃然作色曰我之追崇之議出於誰乎公言追崇合礼勸我上劄我從公言而為之以今思之公欲以我探試朝議而公乃反其說自附於朝議余曰夫謂張曰此言如何張面發赤曰我考礼未詳有此言乃今悟其云云張之前後異論亦如此 并澤錄尹昉為相人言尹公必不能崔異於追崇之議以失 上意其後昉外隨朝論陽為廷爭內則陰主追崇李貴退相臣不當廷爭尹怡然余謂人曰君今日始知尹相之量為大也羅萬甲曰此安得有量不過無廉恥而然也余訪崔完城尹之

孫壇時敵與崔讓之定廷爭啟辭余笑謂崔曰公既主廷
宗則廷爭文字不可指揮也度色而起上全
權承昔清心是追崇之論而恐為一時清議所誣壬申庭爭故峻
其啟辭至於竄滴李相聖來素斥追崇之論而恐忤上意甲
戊附廟處變其說而竟取大拜未知孰為得失上全
公啟於徑曰 殿下欲定大禮則須先召朴知誠引用所見明
正之人然後是非可定也當此之時如洪瑞鳳者豈可為銓長乎
今之所謂士類者皆陷於無本之論不如盡出此輩待議禮
宜然後還為收用亦未晚也又曰小臣若為吏判則如朴知誠者
布列朝廷何難於定此議十月拜吏判持平吳溥論公銓長
之除出於自清有曰天官冢宰為任如何而人臣敢以私求人
主敢以應求哉 上下教曰李貴之自薦殆無虛月若因其自

薦而應求則為相亦已久矣何待九年設或應求功存社稷
賊居一品置諸天官固無不可也以自薦為非則何以到今始
論以應求為非則兵判時何不料正也公劄辭曰臣非不知朝
廷尚禮讓為重而言佞煩難之病得之性爭是於大臣則時
肆詆罵不知大臣之為重爭是非於君父則極言竭論不知君父
之為尊至於見大臣諫國之不臧則寧欲身尚大臣之任見
銓曹用人之不公則寧欲自居銓衡之地榻前自薦非止一再
以此君上見輕同列笑侮臣非不知而狂症時發欲禁不得
臣之宗無好爵之心國人所共知也然臣既稟有是言而除
拜之命適出此時諱之致疑亦或然也執義金世濂亦除
發清儒之論 上答曰論人罪狀必原本情李貴之自薦非
止一再故聽之不以為疑言之者亦無干澤之心今甫又以其

言為有心不亦異乎吳諱素清介而為人執物謂公獨前
之言寧有意於求之也雖不悅公者亦以諱言為邪世平行狀
李貴字玉汝牛果門人也辛酉拜平山府使因申平城為中軍
與完豐合謀舉事會有泄其謀者兩司請拿問光海疑不信
命羅取治論猶不止公將待命鳴去聞海世懼甚終夜不
能安枕馳入而見公公隱几而卧令婢子梳頭言笑自若
鳴去之心始知少和矣上全

帝言於上曰老臣之言終未免上厭天心下起風浪請許歸田上
倘不忘微勞賜以歌童美女娛樂餘年云云答曰歌童美女固
國家優待之道然告君之辭亦不當如是也上全
臣聞殿下以貴所為恐有年少氣勝輩效之為教云臣願
殿下勿以此為慮也臣有三子皆不能效臣所為每當入侍輒戒

臣多言况他人乎人情莫不欲利於己也今臣以妄言之故連被
罪罰人將為我之不暇况肯效之手上全

上引見元勳於春輝堂而不令承旨史官入叅東宮伏於左西
大君伏於右上親執酌以勸如家人礼上命勳臣各陳所為

公所言縷酒酣公進曰臣欲起舞惜無殺樂上曰雖無殺樂
亦何妨蓋上特為謾語以戲公而公不悟強欲起舞而醉未能
也○公疾轉篤朝日上憲作氣而起向日俯伏若拜跪者三傍
人問曰今之拜跪無乃永訣天親之意耶公頷之而已命盡

上君之舉哀殺徹外庭下教曰李貴才德俱高而未卜相臣贈領
漢政以表悲悔之意公以元勳久未入相人稱慮及下此教
聞者莫不流涕上全

金長生字希元号沙溪繼輝之子也生於戊申初從宋曼峰學

又師李文成公戊寅薦授奉壬午有陞叙之命癸丑起獄先
生之庶弟二人見逮拷死論以大逆先生尚幼生俞有大臣言
事得已初光海回應犀曰金某亦不知否應犀對曰金某賢者
某亦有祿恐其聞知也及鄭決對亦如前以故獲免癸亥反正
即以律令台官到案判庚午卒享年八十四門人持服者數百
人會葬者數千人贈吏判 肅祖朝後享文廟 世宗謹狀
鄭經世字景任号愚伏八歲讀小學未半文理自通學於西庄
十六選鄉解兩試二十中進士二十四登文科壬辰募集村兵
設伏捕斬中賊矢墜崖母及弟皆被害召募兵糧復雙討賊
初鄭仁和起鄉兵名以義旅賊退猶擁以自衛殊有不戢之聞
先生偶以所聞言於李公疏倫仁和罪將先生法證之仁和大嘆
至是為憲長檄出不近之謗以劾之癸亥以副等台官至吏判

癸酉卒年七十一東宮別遣官官致祭仍着美令曰鄭賓客
平生嗜禮往無失祀配享道南書院 愚疾行狀
光海辛酉春虜兵陷遼東其夏都司山東人毛文龍領兵出來
掠龍川朝廷遣正印李馨遠接伴其冬虜兵渡江龍文龍
與馨遠脫身而逃虜兵至郭山逢漢人則無論老幼輒殺之而
還文龍乃收名漢人設柵于蛇浦通山東物貨糧餉人戶萬
餘又設柵于椴島互相往來漢商輻湊于椴島人戶甚盛
文龍遣兵渡江無寸功其將時可遠亦多戰敗死而隱其敗
每以捷聞剋減軍需交結權宦以功至拜都督丁卯毛兵出
陸作亂攻陷碧潼驅掠子女財寶毛將又令漢人斬朝鮮人被
俘逃散者三四人稱以賊級以捷奏聞龍骨城報捷軍官
及避亂士女亦被毛兵殺死移營毛營屢請禁斷不止清北

生齒死亡畧盡已巳毛都督會未徑畧崇煥于寧遠前
洋徑畧以便直誅之移咨我國收其帑狀文龍既死徑畧遣
副提徐敷奏張燾良米點島兵抄其精壯而去時劉與祚
耿仲明亦後行以副提陳繼盛領沈世魁劉與治守檣島先
是遼東人劉海降于奴首親幸用事丁卯講和時以差胡往來
我國戊辰夏海改名與祚平其弟與起與治與良不焚其家舍
若燒死狀未降于文龍其人狡黠能文嗜利貪貨文龍信
任之與祚赴寧遠戰沒與治在島中與繼盛不協平降胡作
亂攻殺繼盛亦拋有島中世魁以女納與治而免初廷遣提
我使李曙由陸路副元帥鄭忠信忠清水使宋英望京畿水使
柳應澗亦由水路討與治、額兵往祿順口朔漢不一推金
塗主戰餘寧皆主和故舟師持重不進八月與治還檣島

自言欽差遣差官李梅來已受勅領島而移咨送欽故朝廷命
兵羅辛未劉與治劫島衆將投虜穴島衆不從與治大殺將
官及南商亦將官沈世魁張燾亦約勒島衆斬與治兄弟盡
殲降胡八百餘人島中復定奴胡憤與治之死領二萬騎渡
江入清北諸郡將欲入檣島會撫兵黃龍以舟師至島擊敗
虜兵奴兵退散荷澤錄

臣亦乘船五十日始到覺華得達寧遠海程之險有難盡
陳自平州至登州風便一日程而至覺華則殆將倍之所謂雙
島者南北浦口相去絕遠中間又無島以依泊之處所謂雙
崙等處波濤險惡逆礁廉利卒而以及陪臣柳間朴彛叙鄭應
斗尹昌立亦相繼溺沒皆由於遇風漂蕩誤入此路今又冬
至使尹安國到此覆沒水路之險實難形言一自送奴作梗

遼洛斷絕特蒙朝廷許水路以通朝聘而幸者登萊一洛徑
道去處島嶼相望或遇颶風停泊有所乃於上年日督臣
素崇燬題請改易使小邦貢艇遠安就險捨通即遠續有
陪臣滄沒之患伏願聖明許令小邦貢艇復由登州往來愚伏祈無請復
舊法美矣
己未奴兒哈赤僭易後金國汗建元天命指中國為南朝黃衣平
酉陷瀋陽遼東自建州移瀋陽素崇燬代能廷弼鎮廣寧
威鎮華夏丙寅奴酋侵關外表崇燬盡沒其軍奴酋憤志
疽發背而死臨死命立世子貴榮介讓於其弟弘他
時曰汝智勇勝於我汝須代立弘他時畧不辭讓而立庚午奴
賊入寇帝京謂崇燬不能防禦終乃磔死人皆惜之以副
將祖大壽代崇燬丙子錄
乙丑宣川地黍莖有董王春三字色紅如染朱張晚巡到關

西採其黍以來見者皆異之而莫知其祥災也丁卯正月虜騎
陷義州安州至平山殺掠不可勝記兩西鞠為茂草董字千里
草也王春正月也其災始驗丁丑南漢出城亦在正月而國勢
日漸危急其災益驗荷澤錄
奇益敵之斬李适明連也明連子潤脫身而逃匿於屯城地徑
年府使趙時俊始得聞而欲捕之聞知機而走亡入虜胡言我
國亂被虜將姜加立朴蘭英亦信知虜兵遂有東浸之謀
丙寅春朝廷聞之遣加立妾子瑋蘭英子靈亦于虜中瑋
亦畏恟不得達而還丁卯正月虜兵三萬餘騎夜襲義州
陷之府尹李堯判官崔夢亮亦皆死遂長驅以進朝廷遣
張晚率金起宗鄭忠信申晷瓊景瑗亦禦之虜兵攻陷凌漢
山城擄定州牧使金縉郭山即守朴惟健殺宣川府使奇協

縉惟健亦乞降求生一時剃髮賊細其妻妾帝登帳中行
軍則使惟健和各率其妻妾之勝惟健亦責其妻妾之失
節妻妾罵其夫不忠云講和後惟健亦與妻妾並為虜
所送來論罪六鎮充軍 前澤歸續雜錄合錄
朝廷送和立叔父晉昌君姜綱及而立妻子于陣前和立詳知
其宗黨俱存反正後善類滿朝始生悔意虜兵進攻安州陷之兵
使南以兵牧使金俊自死虞侯朴命龍价川郡守全尚毅永
柔果令宋岳南離山岳張徽亦皆死監司尹暄棄平壤而
遁黃海兵使丁好恕聞尹暄棄城走亦棄黃州報至朝廷震
駭以金起宗代尹暄甲景瓊代南以與李楹代丁好恕大
駕出避江華李元翼申欽韓俊謙亦奉東宮下湖南以鎮
撫人心虜兵至平山會大雨江漲不得渡虜兵遂乘勝

而前深入亦非本意遣劉海等和遣和立亦來朝廷許之三
月初三日命相臣尹昉吳允謙兵判李聖求參判崔鳴吉典奴
賊講盟筭冊于江都西門外夜半會于冊上刑白馬殺烏牛祭
天約誓奴賊誓文曰朝鮮國王與大金國二王子立誓我國
已講和美今後同心今意朝鮮若與金國計仇整理兵馬新建城
堡存心不善皇天降禍若二王子因起不良之心亦皇天降禍若
兩國已講和二王同心同德公道偕勉龍天保佑獲福萬丁
卯三月初三日立誓我兩國已講和好今後兩國各遵約誓
各守封疆若我國與金國計仇違背和好與兵侵伐則皇天降
禍若金國因起不良之心違背和好與兵侵伐則皇天降禍
兩國君臣各守善心共享太平皇天后土徹瀆神祇鑑聽
此誓曰朝鮮大臣亦若與金國計仇有一毫不良之心如此

血出白骨現天就死若全國大臣亦無故因起不良之心亦
如此血出白骨現就死二國大臣各行公道度無欺因歡飲
此酒會樂此向皇天保佑獲福萬一既盟遣李如璧等
宗室昌原君稱為王弟出質虜兵引還殺掠不可勝記在
斬尹暄竄丁好怨于穩城堂棟並請誅好怨而即上持原
之蓋念斬逆使之忠也四月大駕還京陞江華為留守府
東宮亦自湖南還虜主遣和立朴蘭英吳信男亦及和立
所畜胡漢之女還國未久和立病死人疑其自盡 上全
賊兵深入腹內劫以和事愚弄恐喝無所不至無非和立亦為
之誅主而贊成凶詐也且和立既稱五道都元帥奉賊將之令
出榜誘民其叛逆之狀昭著無疑莫若先斬和立亦梟首藁
街以折驕虜之氣也又曰和立乃降賊之叛臣而自 上賜之

坐而見之國家羞辱極矣又曰國雖至此豈忍官其子以悅其心 李穡行狀
晉昌君姜緬以秩高宰臣受命使虜惟怯失指拜跪無節
至於資糧芻草欲為之分定受賊賂遺有若應得馬前屈膝
仰首聽命其失身辱國之狀不一而足請削去仕版 上全
丁卯北兵使尹璠南兵使邊瀚領兵勤王至海西朝廷與虜和
璠亦不敢戰與副元帥鄭忠信黃海兵使李楹亦屯遂安地虜
結和退故取其路逃信亦捨甲休兵虜大卒至不和和已定
皆為竄而走璠事甚急不及走領麾下登樓為死戰計虜
將言和逆之由請相見而去 荷潭錄
鄭錦南忠信當丁卯虜亂後往察張公西出余送之郊外
班荆而後鄭曰此虜今來意在負和順得和即去耳余時
意不謂然後竟如其言蓋鄭習知虜情故也 終身後年

上幸江都 駕次通津河朔差為講和且至方漢其進止未
決崔子謙謂兵交使在其間不當處示斥絕姑宜接致聽其
語而處之羣議大抵皆然莫肯從口子謙主其說竟接其人
於鎮海樓中繼而劉海又至和事遂成時虜兵屯平山去五
都百餘里而行朔并備寡弱人情危懼雖斥和者外為大
言內崇幸和議之成而畏浮議莫敢明言獨子謙遇事輒
首發無所顧避卒以是被譴去 左
劉海至固請進見許之海既進見 上坐榻上不動海立不肯前
怒色勃 余時侍殿下不勝憤進啟曰劉海無禮 上一起劉國
雖虧損大事去矣請斥海使出進說者甚众皆是余說海素
黠便解其意即前就坐後海自虜中脫身敢正在皮島每
言其時事稱我國得體云 上全

和議既定劉海請 上親臨盟坵余力辯之海不能強竟以大臣
莅盟虜意本在和劉海居間亦以和事為已任故凡禮節間事
爭之多見聽原昌君之往也虜初以親弟為請朝議難之海掌
中書假字示之遂送原昌 左
丁卯劉海領數千兵与原昌君出來渡鴨綠江列置軍兵于一
諾平家丁數百直到京城命宰臣迎接于門外海以自 上不
為親臨怒詬之狀目不忍見留都累日羣胡馳行 上不得
止接見設酌酒酣海願與天顏相接適口 上問弘立對曰胡
人大盟也一適則平生不負 上曰然不可從使弘立論之海
請與 上叩背又問弘立對曰此亦一誓也 上從之 傍雜錄
先是萬曆壬午癸未間有星孛曰亂國者東人亡國者西人只知東夷
戩而患之近覓時事則東人為國而亂國西人為國而辱國無乃是耶 上全

天朝聞劉海本以遠人投虜助虐搆亂天下詔下列國設賞購
捕獲劉海者勿論中外人即除荊州刺史給銀萬兩朝毛
汝將詞探海出來且密帖我國尋其去處 上全
丁卯講和之後彼此信使往來不絕丙子春武寧李廓羅德
愚以春信使往瀋陽通當金汗知他時僭稱皇帝國号大
清劫使廓亦參賀班廓亦抵死不從差胡亦欲碎廓亦衣
冠盡破終不入焉將還以汗答書稱皇帝留直通遠堡胡人
處而來平安過司洪命者以廓亦初受金汗僭號之書請景
示境上三司俱設館學亦疏是年春末龍骨大馬夫夫兩將
稱以 仁烈王后吊祭而來金國十王子致書于 主上蓋陳
僭號之事欲使和好不絕且及廓亦不參賀班之非此乃探我
國之意欲為加兵也李溟朴魯主館伴之任陰知日後之有禍

而只恐得而於時凡待虜之際一切以慢忽薄略為事兩將
所帶蒙古之人即金國所新服者欲使我國厚待以為誇張之
地而朝廷不許特以從胡待之以失其心且謂人臣不敢致書於
國君十王子之書終不拆見曾在 仁穆大妃之喪胡將之來
吊也許令殿上設祭今則稱以殿宇偏側別設空幄於禁川橋
使之致祭及其行礼風吹帳用始覺見欺輒有怒意且於是
日都並砲手私習後苑皆會闕下而宿衛禁軍亦尚相遮因
虜使在闕各持我兇俱在幕後帳用之際虜使疑其藏兵
顛倒出去其時洪翼漢上疏請斬虜使之館學又上斬使之疏
胡將密知其機益生疑懼之心破閑步出殿入闕家奪馬而走
道諸觀者莫不驚駭闕卷兒童相爭投石京城為之震動廟堂
始為懼恟對遣宰臣乞留相傍棧道胡將終不入來 上即下

教八道喻以斥和之意西諸賈去論旨為胡將所奪終為執言
之地朝廷以廓爾喀直汗書於中途實必不知使宣傳官到灣
上移檄瀋陽為通此意斥和之疏逐日皆至大陳尹煌請焚江
都行宮專意攻戰使參鄭蘊請駐松都參議金德誠請進駐
平壤崔鳴吉請送和使吳達海尹集請斬鳴吉後始送小譯
以探虜意金汗言於小譯曰爾國若不於十一月二十五日前入
送大臣王子更定和议則我當大舉東搶云而答其書曰貴國
國多穿山城我當從大谷直向京城其可以山城捍我乎貴國
所恃者江都我若蹂躪八谷其可以一小島為國乎貴國所恃
者儒臣可其揮筆却之乎小譯還傳其言與書而壹欲送寧
臣而斥和方峻久而後送朴魯已失金汗所約之盟其時
檄島都督沈世魁以我國斥和之意傳報中朝並軍黃孫

茂移盜朝廷曰見貴國人心鬼域決難當彼強寇勿絕羈縻之計云丙子錄
公上劄曰既不決戰守之計又不為後禍之謀一朝虜騎長驅
不過社臣入守江都帥臣退處西方生靈魚肉宗社播越到此地
頭咎將誰任臣之愚意禮臣帥臣皆當閉府於平安道兵使亦
宜入處於義州約束涉將有進無退且移書瀋陽備陳君臣大
義仍言秋信不送之由一以探虜情形一以規彼所答別無他
心仍用兄弟之禮則休胡氏所論姑守前約內修政事以為後
國務及石晉之前轍如其不然則固守龍灣背城一戰決安危
於邊上雖或計非萬全猶愈於束手待亡捨此不為一向媿媿
欲言進戰不無疑悞之念欲言羈縻又恐謗议之來彼此不及
進退無挾江水將合禍迫目前所謂待汝议論定時我已渡江
者不幸近之矣始閣彈章重發公又上劄曰今日攻臣之論出

於若干年少之口而舉國靡然環立相視終不敢明心事者無他
一開口則相隨而入於和漢科臼中故也然於臣心尚未覺今日
和事之為非蓋石晉高祖之起兵也桑維翰勸令稱子稱臣於
契丹借兵以取中國出帝即位景延廣建漢去臣稱孫言於契
丹曰翁怒刈耒孫有十萬橫磨劍以待之桑維翰累請遜辭以
謝出帝不聽其後契丹之怒囂然未已中國疲弊不能自存始
乃遣使復請臣契丹不許及三年契丹入寇而晉遂亡桑維翰
之陳近於智矣而導主臣虜以基中國之亂景延廣之言近於
正矣而輕用勇鬪以致覆亡之禍故朱子綱目前其官而兩貶
之且先儒胡氏之論曰即事而言延廣亡晉之罪無可贖者即
情而論以晉父事契丹中外人心皆不能平故慨然欲一海之
而不思輒背信好自生鬪端一朝忿之亡其身以及其君如

使延廣姑守前約內修政事則不出數年可以得志矣以胡氏
學術之正尊中國攘夷狄乃其一生事業則追漢得失於數百
年後有何一分顧籍而乃以姑守前約未洽及覆抑揚怒其心
而罪其跡若是者何也蓋以人臣謀國不存遠慮以致亡人之
國則其事雖正而罪不可逃也曾在 宣帝朝天朝將倦於
用兵始有講和之計令我國奏文請天朝改威渾首陳可許之
意 宣帝大怒為渾門生者亦致疑於渾、以書往復自解曰
主於是非則見理而不見物主於利害則見物而不見理然在
朝廷或有是非利害合以為一處朝廷利害之所在即是非之
所在也又曰秦檜在前千載之下孰不欲刺刃其腹是以言涉
於和眾共棄之雖制事者必察其時論人者當原其情不可
律之以一切之法又曰朱子云既不枉尺而直尋又不膠柱而

鼓瑟若使天下道理只有上一句而已則又安用更說下一句
哉又曰與其講和而存無寧守義而亡此乃臣人守節之言宗
社存亡異於匹夫之事又曰韓侂胄之伐金可謂伸大義於天
下而先儒以歲危宗社罪之張南軒以復讐為事業而以金不
可伐為言凡以此者宗社為重而相時度力為時中之義耳凡
此救款語豈非今日廷臣之所當深思者乎夫倭賊蹂躪八方
辱及兩陵具在我國誠百世必報之讐而成陣以一時儒宗因
天將之一言敵愾奏請講和之端此豈忘誓負君而然哉蓋以
當日事勢自有甚不得已若使徒守一切之論不思權宜之計
則其禍必不至於西陵遭燹而已故也事有名義而實不然
者大舜不告而娶如有以娶妻必告之語致詰於舜者則舜必
難於為對然舜與太王終不拘於或者之言而自甘於齊倫亡

國之改蓋道有從權事有輕重時之所在義亦隨之今日之事
以時勢言之則既無石晉兵力之強盛又無壬辰天兵之可恃
以義理言之則初無稱臣稱子之辱又非祖宗難忘之誓如使
朱胡兩賢及成渾沔臣復生於今日則其是非得失之所在不
難定矣使奴違丁卯兄弟之盟而迫我以非禮則於義決不可
從矣今既不然而仍用隣國之禮則彼之僭号與否非我所當
問何可以禮義責夷狄哉臣之為此羈縻之言者非敵不顧
是非徒為利害之說以諉君父也酌之以時勢裁之以義理證
之以先儒之定論參之以祖宗之往跡如是則居於道理如是
則合於事宜靡不爛熟思量信其必然當竊以為國力方竭勇
兵尚強姑守丁卯之約以緩救年之禍得以其間設政施仁收
拾民心築城儲糧益固邊備欽兵不動以規彼釁為我國休無

此者既已素定於心又以屢言於人入陳於榻前出爭於大臣
焦唇乾舌不自知止凡若是者豈有他哉宗國之將危而不
暇計一身之利害耳朝廷之上苟有惻隱之心者宜若在所哀
矜而乃反怒目相視攻擊如不及亦何心哉小人情狀最難
測度今之朝廷若有小人則必自好名中出是將依阿浮議釣
取虛言雍容談笑坐收大權何苦而狎執已見冒犯眾怒孤立
一世累困而莫之悔世間寧有如許愚迷之小人乎噫南宋之
主和者禍敗於國而利敵於身今之主和者禍敗於身而利敵
於國執此而言則人之墮邪事之是非亦有不難知者矣遼州行狀
十二月初六日以後義州越遼龍骨山烽燧連二炸而元帥金
自黥曰此是朴魯入去虜必來迎也不即馳啟賊兵渡江不
顧城鎮直為上來稱以講和未如飄風遼臣狀啟賊皆奪取

故朝廷漠不知遼報十二日午及元帥金扶啟入來始知賊勢
之急而亦不知飄條之至此 丙子錄

十三日虜人將入江都金慶徵為檢察使李敏求為副使
起復沈完遠為副都大將初右相李弼胄奉慶徵而金墜
不為止之及承 上教反為稱譽 丙子

十四日賊兵已到畿甸 大駕蒼黃去郊午後出南大門將
向江都胡將馬夫大率救百餘騎已到加濟院而以一枝兵渡
陽川以截江都之路 上還入城御南門榜下教曰事急矣將
奈何大臣皆寧慌忙因措不知所對前鉄山府使池如海時
以腔府褊裨杖劍前對曰賊犯境不三日而已至其軍馬必
疲渴苦以炮兵安於沙峴鏖其先鋒則必不敢衝突而 大駕
可達江都矣願得五百精兵迎擊之任事臣皆曰虜兵必

寡未可知不可以五百人寄試崔鳴吉進曰宗社存亡在於
呼吸之頃事無可考女臣請以單騎馳往虜陣見賊將問曰
十年和存曾無釁隙而無端動兵潛師深入在何意虜
若不復聽臣而殺臣則臣當死馬蹄之下幸而接語則少駐
其鋒近京保障之地莫如南漢請上由水溝門疾馳山城以
規其度且曰李景稷慷慨多氣節可以為副 上許之輟與禁
軍二十人以後皆散走奔景稷及裨將一人從焉又使都監
大將申景稷出陣于幕華館先使都監將官李與業領馬隊
八十餘騎禦賊到昌陵越邊盡沒鳴吉到沙峴遇賊兵遂駐
詰其渝盟動兵之端故為拖引說話以至日最於是 上幸
世子及百官遂入南漢是日鳴吉與李景稷還都城賁與
虜問答之入達啟於南漢翌日將夕回批不來虜大怒以

為見欺將欲害鳴吉其中一人曰和事未成遽殺此人不可即
遣兵南漢鳴吉與景稷入城 上執手勞之 丙子錄明公集合錄
當去邠之時金慶徵之妻與母各乘屋轎婢子着戰帽下馱五
十幾盡京坼夫馬與副使李敏求亦先入江都原任大臣尹
昉金尚容亦奉命社嬖官元孫而淑叔及西大君與夫人皆官
人駙馬公翁主隨行江都彈丸之地素稱天塹人爭投入而
濟人之令出於檢察尋常百姓不得渡也嬖官到甲串津
頭無阻亦不渡留岸上兩晝夜人皆凍餒嬖官乃於轎內
疾報大呼曰慶徵、汝豈忍為此乎留穿張紳聞之言於
慶徵鄭海嬖官以下而與他士民之避亂者不知其幾千萬
遍滿江頭求海而未得賊騎奄及一督之間蹴踏殆盡或
被搶掠或投海水慘不忍言 丙子錄

入城之後金塗亦密議請上乘曉潛入江都李植請往仁川
浮海入江都十五日曉上出城大雪之後山坂冰凍御乘蹉
跌上下馬步行累次顛仆王體不寧還入城中十六日賊
兵大至圍城中外始不得通遣刑判沈諱假衙大臣綾峯守
稱王弟往結和好沈諱言我平生言忠信棄猶不可欺謂馬
胡曰我非大臣乃假衙也綾峯宗室非親王子也綾峯曰沈
諱之言非也此宗大臣我宗王子也馬胡問於朴蘭英荅曰綾
峯之言是也馬胡及知見欺斬蘭英沈諱亦還入不得已使
左相洪瑞屬往言兩大臣方在江都故未及送之云則馬胡
曰東官若不來可不為和瑞屬亦空還世子曰若事迫則
臣當出往上為之泣下領左相及金蓋國李聖求崔鳴吉
張維韓汝稷尹暉洪震請送東宮稱臣稱皇帝禮

判金尚憲大言於備局曰吾手鈔斬此達漢者誓不與

共戴天日上全

二十四日雨勢不止守牒之卒盡為沾濕上與世子露立庭

中以口辭祝天曰今日之至此莫非吾父子獲戾之致一城軍

民何罪天若降禍我父子而顧活萬民涕隨言零御衣盡

濕近侍請入不許良久而止夜半星河朗然日氣亦不返寒

一城上下無不感泣上全

二十六日使金蓋國李景稷持牛酒且於銀盃盛以果宗

往勞則虜言軍中日擊牛酒室貝山積何用此為汝國君

臣入處石實飢餓已久自可用之遂不受上全

星州軍士被擄者逃還入城言賊擄被擄中年少者剃髮被

甲給馬為先鋒老者令推牧婦女年少貌美者置陣中老

醜者備炊者耳

亂雅日記

二十九日術士言今日和戰俱吉惟相信其言親坐北城上督戰而出銃手三百餘人緣山麓而下谿谷回互虜騎處之藏兵我軍相持不得下禮府令裨將柳瑚斬其不進者我軍乃下山賊始策馬突入馬疾如飛直衝我軍：：散札不得放炮芥矢瞬息之間皆為所踰死者幾二百人胡兵死者只二人雖相自戰自敗無所敵答托言北城將元斗杓不為相救將致極罪左相洪瑞鳳曰首將失律故罪副將事不妥當極其申救性相不獲已伏闕待罪自此士氣沮喪更無出戰之意廟堂專以乞和為心先是募備四五名潛出往諭諸道至是一僧還入進忠清益司鄭世規冒死進兵之啟仍言益司聞城中危迫之狀為之泣下且問供之物

時城中寂無聲亦盡故御供絕無兼味

因取生雉三首囑以

百許進敵之意到忠清兵使李宜培陣則方煖雉燻酒而飲曰城中之急不問可知而吾亦無知之何矣漠然無進兵之意矣有白於上曰今日 殿下之臣只有鄭世規一人而已趙廷席亦其次也此外元帥以下皆視君父之危急無意觀王出賊後盡且斬之不如無以立

軍法云 丙子錄 亂雅日記 合錄

三十日賊自廣津麻浦 敵陵三路行兵日出而始日沒而止風勢大作賊止風亦止雖未知賊兵之多少而方有大風而地上無一點白處其多可知也大軍漫山蔽野而援兵不至 行宮近處南鵲結巢人皆盼望以為去城中所恃者只此而已可想其時危迫之狀矣時城中百物俱窮而絕乏者柴草也馬牛盡斃存者飢甚相食其尾 大殿寢俱皆被掠於來治義昌君進山羊皮衾多雨雪極寒之日分衾皮賜守塚將士 上自是夜

不解衣而寢御世只用家鷄一脚自救日前又命勿用城時曉入
是進供之故也因令勿用被擄逃還者言賊陣中婦女無數陣外屍
尸極多蓋駭其母約法陣中而棄其屍故也
上同
丁丑正月初一日廣州牧使許瑠造米餅一咒進御分送救條
於百官對此可涕金蓋國李景禔往胡陣胡言汗昨日來出
方巡視山城此後之事非我亦所知且言豎丹將為誰吾已破
之久忠清兵神元帥亦已破走多午後自東城張兩涼傘兩
大旗放砲此必是汗也
上同
初二日洪瑞鳳金蓋國李景禔往胡陣胡人出置黃書于床上
書以詔諭左相以下先行四拜然後奉書以來其書曰大清國
寬溫仁聖皇帝詔諭朝鮮國王我兵先年東征兀良哈時爾
國起兵邀擊及協助朝鮮荼毒我國然我猶念隣好竟不

介意及得遠地爾復招約吾民而敵之明朝朕赫斯怒丁卯年
與師伐爾者以此嘗亦恃強凌弱無故而與師者乎邇來何故
反論爾遠臣有不得已權詐羈縻今以正義斷决卿其曉喻列
邑使忠義之士各效策略勇敢之人自願從征亦語今朕親統
大兵來征爾何不令智諫者效策勇敢者從征而身當一戰哉
朕豈不恃強大而毫不相犯爾以弱小之國及援我遠境採蔘
園獵者何故朕有逃民爾輒約而敵之明朝之孔耿二將啟來
朕兵至彼應接爾兵放槍砲截戰者何故是弄兵之端又啟於
爾國也朕之弟姪諸王致書於爾何故云從來無通書之例丁
卯來征之時爾遁島中常使來致書者非汝王其誰耶
朕之弟姪何不如爾又外藩諸王致書於爾境拒而不納彼
乃大元皇帝之役何不如爾大元時爾朝鮮納貢不絕今何一

朝自高如是也其不細未書者爾之昏暗驕傲至此極也爾朝鮮
與遼金元三朝年々奉貢世々稱臣自古以來曾有不北面事
人而得其自便者乎朕既以弟待爾國爾愈作背逆自成仇敵
陷生民於塗炭拋城郭棄宮室致令妻子分難不能相顧僅
以一身遁入山城繼命延千年有何益哉欲滿丁卯之辱懷目前
之安樂自招其禍以致遺笑於後世似此之辱又將何以滿之乎
既欲滿丁卯之辱為何縮頸不出甘效婦女之外哇哇也爾雖
潛身此城意欲偷生朕豈肯從爾乎朕之內外諸王及文武諸
臣勸進朕以帝号爾聞之乃云是宜我國君臣所忍聞者何故
夫帝号之定否不在爾也天佑之則匹夫可為天子天禍之則天子
即為掃夫乃爾之出此言也亦甚肆妄且背盟修築城垣待使
臣之禮頓衰又令去使見爾宰臣欲設計擒繫者何故父事明

朝齎誅害我者何故此特救其罪之大者身其餘小嫌更難枝
舉矣今朕提大兵而來以勸爾之八道試視爾父事之明朝將
何以救爾乎豈有子急倒懸父不之救者不然是陷其民於水
火之中億兆之众寧不飲恨於爾哉爾若有辭不妨明告崇德

二年二日 丙子錄

初三日洪瑞鳳持答書傳于虜陣其書曰朝鮮國王謹上書
于大清國寬溫仁聖皇帝小邦獲戾大國自速兵禍棲身孤城
危迫朝夕思欲專奉書導達忠悃而兵戈阻絕無路自通昨
聞皇帝臨暨僻陋疑信相半喜恐交至茲蒙大國不忘舊盟
明賜諒責俾自知罪此正小邦心事得狎之秋也何幸々々小
邦自丁卯結好以迄十餘年間情好之篤禮節之恭不但大國
所知竊是皇天所逆而惟是昏謬之甚事多不察如遼民採蔘

及孔耿時事雖非小邦本情未免積成疑阻而蒙大國輒加寬
恕小邦固已久在洪度中久至行上年春間之事小邦誠有不
得辭其責者亦緣小邦臣民識見淺隘膠守名義終致使臣放
怒往去而跟行之人皆以大兵將至恐之小邦君臣不免過慮申
飾遣臣而詞臣撰文語多乖刺不覺觸犯大國之怒其敵曰事
出羣臣非我所知乎至於擒繫使臣之語案我所無之事豈料
知大國明恕猶不能無疑於此也皇明是我父子之國前及大
國兵馬之入闕也小邦之未嘗以一鏃相向無非以兄弟盟好
為重也誠害之言也奚為而至哉然此亦出於小邦誠信未孚
見疑大國而然也尚准尤於且馬將自言以好意而來故小邦信
之不疑豈料終至於此乎往日之事小邦已知罪多事至於如
此台豈可往虜中久金尚憲曰君欲死而不得自決若送虜陣得

其死所則是台逆之賜仍出寓舍連人必哭自是却食自期必
死也上全

十九日送右相李和曹崔鳴吉尹暉于虜陣傳給昨日國書
而但以出城一款力爭虜初不受終乃受去右相以下不得受
虜答以還李聖求曰朝有妖物鳴事故不成蓋以妖物指金
尚憲也韓汝稷曰厥字不書吾已知其不答也書送一字真
骨子也金尚憲已出其寓莫若乘此時急書送也所謂
厥字蓋指國書中書臣字也鳴吉亦深以為可而以日曛未
果二十日李和曹亦往虜陣受汗答書以來其書曰大清
國寬溫仁聖皇帝詔諭朝鮮國王爾違天敗盟故朕赫怒
統兵來征志在不赦今爾困守孤城見朕手詔切責方知悔
罪縷、上書求免朕用宏圖許爾自新者非力不能攻取勢

不能環圍招之使來也此城攻破圍可得不然因爾芻糧食
兵秣馬令爾自窮困亦可得似此蕞爾小城既不能取將何
以下幽燕哉命爾出城面朕者一則見爾誠心悅服二則樹恩
於爾復以主國旋師及示仁信於天下月若以計誘爾則朕方
承天眷撫定四方正欲赦爾前愆以為南朝標榜若以詭計取
爾天下之大能盡譎詐取之乎是自絕來敵之途多斯固無愚
智之所共識也爾若猶豫不出則地方蹂躪芻糧罄盡生靈
塗炭灾苦日增滅不容時刻緩者也爾首謀敗盟之臣朕初意
欲盡戮之而後已今爾果能出城啟命可先縛送首謀二三臣
朕當梟示以戒後人之得朕西征之大計爾生靈於水火者
非此人誰邪若不預送首謀於爾既啟之後始行索取朕不為
也爾若不出縱諄之祈請朕不聽久 上曰寧與尔人同死

宣可待送

上全

二十一日右相以下傳國書而還夕時以受書答事再往胡陣
而以出城及執送斥和臣不許之故賊發怒還送國書而不答
其書曰朝鮮國王臣姓諱謹上書于大清國寬溫仁聖皇帝陛
下臣獲罪于天坐孤城自分朝夕就亡細思往罪戾無以
自贖雖迫事情屢上書疏以自求新而宗不敢取必於赫怒
之天茲奉恩旨盡釋前愆弛秋霜之嚴威布陽春之惠澤將使
東方數千里生靈得脫於水火之中豈但一城性命而已君臣
父子感激流涕不知所報前承出城之命寤多疑畏之端而敵
當天怒未收之日不敢盡陳所懷今蒙開示悃悃引喻丁寧其
古人所謂推赤心置人腹中者也臣自承事大國以來十有餘
年心服陛下信義久矣尋常言行無不相符况於絲綸之命如

四時者乎臣不敢以此為慮也抑臣罔迫之私情為陛下布之
東方風俗迫隘禮節細苛見其君上動止稍異常度者則駭
目相視以為怪事若不因俗以治終無以立國自丁卯以後朝臣
聞見果多異同之論而務為鎮定不敢遽為呵責者蓋慮此
也至於今日滿城百官士庶目覩事勢危迫故命之反同然
一辭而狎於出愒一款皆以為自燕朝以來所未有之事以
死自決必不欲其出若大國督之不已則他日所得不過積屍
空城而已今者城中之人皆知朝夕且死而所言尚如此況其
他者乎自古亡國之禍不專在於敵兵雖使蒙陛下恩德復
得立國而以今日人情觀之則必不肯戴以為君此臣之所為
大懼也陛下之所以許令敵命者蓋得以保全宗社而因此一
事亦不為國人所容終至滅亡則必非陛下憐恤之本情也且

陛下以雷霆之師深入千里之境未及兩月正其國而撫其民此
天下之奇功而前代之所未有也豈必待臣出城然後方可謂之
克此城乎無損於陛下之威武而有裨於小國之存亡者在此
一著况大國於此城非不攻也非不克也且攻城所以討有罪也
今既臣服何用城為伏惟陛下睿智出天明照萬物其於小邦之
真情稟狀必有洞燭無餘矣斥和此臣事小邦例有呈鍊法臣
賊主諍論向日所謂滅為謬妄使小邦生靈塗炭至此者無非
此輩之罪故上年秋間已摘其浮論謬事者并加斥黜今承
皇命曷敢違越但念此輩本情不過識見偏暗不知天命所
在意欲膠柱固常而然也今陛下以君臣大義風動一世則
若此輩似宜在紕恕中久伏惟陛下大度如天既赦國君之罪則
此亦賊臣小臣直付之小邦政刑之中益見寬大之德並陳愚

見以竦陛下裁處臣既蒙陛下霽威布信不覺誠心親附畢其所
懷縷々至此煩瀆之罪誠無所逃謹昧以聞 上使崔鳴吉李植
俱製雖用鳴吉之文諂屈請降之意少無異同而植只以其文
不用故自以為高人皆不服 上全
吏叅鄭益上疏畧曰今若祗臣則君臣之分定矣將惟其命是
從彼若命之出降則 殿下其將出降乎命之北去則 殿下其
將北去乎易衣行酒對 殿下其將易衣行酒乎到此地頭 殿下其
下其何以處之乎鳴吉之意以為一祗臣則城圍可解也君父可
全也設或如是猶為婦寺小人之忠也况萬々為此理乎自古
及今天下國家安有長存而不亡者乎与其屈膝而生曷若守
正而死社稷况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則不無完城之理也我國
之於中朝非如燕季之金元天無二日而鳴吉欲二其日民無

二主而鳴吉欲二其主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臣身疲力弱不能
以手板擊之云々 上全

二十二日備局以洪翼漢為斥和之首東宮下教曰吾既有子又有
汝弟吾何愛一身不為存宗社計也明日亡欲出城可令有夫馬
且以此意使焚書之人而終始主戰則臣稟有之臣命廟堂以
臣應虜人之求 上全

二十三日水原竹山亦邑將官及訓練哨官殺百餘人帶劍詣
闕請出給帛和之人先詣體府體相頗有惧色不問曲直只言
當盡從爾亦之請速為退去時申景禔洪振道往來於具宏
申景禔陣中有所密議而景禔方為訓練大將水原府使
具仁屋方在具宏陣中竹山府使即具仁基而其邑東
伍亦屬於宏皆言此舉非庫卒之意云洪瑞鳳亦持國

書往虜陣書曰朝鮮國王臣姓諱謹上書于大清國寬溫
仁聖皇帝陛下臣整筠秉烟冒進一書誠意淺薄未蒙
領可慚惶惴恐若無所容仍念君臣之名非可以苟立宗社之
計不容於但已雖蒙嚴譴有不可避伏惟陛下垂察焉小
邦以海外弱國與中土絕遠惟強且大者是臣是服罷朝之
於遼金元是也今陛下垂天眷佑丕用洪運而小邦壤地相
接服事已久固宜首先啟順為法國倡而所以遲回至今者
世事明朔名分素定其不欲遽變臣節亦出於情禮之當然
而惟是昏謬無狀事多妄作自上年春後大國所以待小邦
者情意靡替而小邦之所以獲過大國者種、非一大兵之加
宗所自取君臣上下惴、度日只待死亡不圖聖德如天俯思
矜憫思所以保全宗社今月十七日皇旨有曰若爾國盡入

叛爾朕豈有不生養安全字之若赤子者乎二十日皇旨有曰
朕用宏備許以自新恩言一布萬物皆春真所謂生死而骨
肉者也東方之人子、孫、皆將誦陛下之功德况於臣之躬
被再造之賜者乎今之所以稱臣奉表願為藩邦世事大朝
者亦出於人情天理之不容已此臣所謂君臣之名非苟立者
也臣既委躬陛下則其於陛下之命固當奔走奉承之不暇而
至於未敢出城之由則臣之情勢誠有如前所陳只此一款臣有
死而已傳曰人之所欲天必陛下即臣之天也豈有不曲思揀量
者乎且陛下既以貸罪許臣、既以臣禮事陛下則出城與否
特其小節身寧有許其大而不許其小者乎故臣之所望欲待天
兵退舍之日親拜恩勅於城中而後拜望拜以送乘輿即差大
臣元謝恩使以表小邦誠心感悅之情自茲以往事大之禮悉

昭祥式永世不絕臣方以誠信事陛下亦以禮義待小邦君
臣之間各盡其道臨福於生靈見稱於後世則今日小邦之彼兵
案為子孫無疆之休慶矣斥和臣事前書亦已略大抵此輩
敢為謬妄之言壞語兩國大忤此非但陛下之所惡崇小邦君
臣之所共憤也鉄鉞之誅有何一分顧藉但上年春初首倡始
諫洪翼漢當大兵到境時斥拜平壤廉尹令渠自當兵鋒
若不為兵所俘獲則必在本土班師之諾不難縛致其他被
斥在外者道諾不通米易尋其去處此則理勢然也以陛下
仁恕想能包容而濶畧之必欲窮究請於師還之日查得
其人以待処分謹昧死以聞虜答曰龍馬兩將在外未還
明日更來云上全
金尚憲自列不書之後却食不入口者六日死在頃刻聞有斥和

臣送虜之舉始起飲食曰我若不食先死則人必欲避虜陣之
行矣乃詰瀚待命前大諫尹煌亦詰瀚請命其子正言文舉上
疏清代父往虜陣上答曰予無此意千萬勿懼尹集兵連濟
亦上疏自首不答蓋以將有查立斥和臣之舉也上全
夜三更賊自西城李時白所守處潛設雲梯踰入之際去城
纔一尺許守禦使軍官先覺之急取棧杖進前再擊之而
忙甚不得中乃以其杖直衝賊背墮之城外蹴眠者使起先
以札石投下次用碎磨鉄緒之以砲矢賊三進三退黑夜初
不知所殺多虜翌朝見之則冰雪之上血流盡赤可知被殺
者多矣胡法以戰死陣收屍者守禦使李時白初以戰卒皆無被
甲者死生當與共之終不被甲胄至是上屢送內官勅着
甲胄終不承命身被兩矢蓋時白所領居處甘苦一身之同

竟得其力獲雲梯弓矢防牌木物方酣戰之時賊又自南陽始
外及東門外稍似迫城皆敗而退及其危迫救三人鑿穴以為藏
身畜生之地後人稱之曰尹穴鄭穴崔穴云上全

午時賊自西門呼曰昨日之事今何不来皇帝甚促故程今
可決矣速來聽言洪瑞鳳崔鳴吉進去虜各曰兩事皆不欲
為則不可白行皇帝當與我王子之賊自曉凡五次迫城
而三處皆敗兩處自退人心頻慰而儲教將盡勢無奈何
厥後聞被擄人申景瓊言則退計救三日間清主召汝將令曰城
久不下耶不可救可於明日屠之然國王則必擒可也汝將聽命
而退俄有數十輩進前請曰此城之險窳天所授若欲攻滅必
致死傷之多不如堅守松坡待其自困之愈也清主仰視山城
良久曰罪不可不誅宜亟如命汝遂退去云亂雅雜記

二十五日賊又自西門呼我使李德潤相臣有李聖求崔鳴吉出往
則賊還送昨日所傳國書而言之曰皇帝以爾國不為受命怒欲
殲滅而急於還敵專以此委之十三子及龍馬兩將明欲發行後

雖欲和不可得也 上全

賊大砲連中城堞一隅歲盡破壞女牆已無所蔽乃以管餉空
石四五百立窠之以土積以成城灌水為冰大砲雖觸別無
所害申景禎可謂有將帥風凡之落於城中者無遠近
無時不落人皆不敢出頭上全
忠清道司鄭世規兵到城南三十里全軍覆沒僅以身
免江原道趙廷席兵到城東二十里山頂合戰一日而敗
忠清兵使李義培慶尚左兵使許完右兵使閔祿合兵
到城東南三十里兵敗皆死全羅道兵使金俊龍兵到

城南四十里地保險相戰終不能支乘夜潰走全羅監司
李時昉慶尚道司沈演亦兵繼至聞四將敗亡皆望風自潰
副元帥甲景瑗自寧遠赴難兵敗被擄都元帥金自黜
自黃海道赴援兵且戰進兵多散亡只領親兵數百到城
東七十里楊根峽中依險自保咸鏡道司閔聖徽南兵使徐
佑申北兵使李沆千里赴援人疲馬困皆入楊根峽中為彼大
把截蓄縮不敢前平安道司洪命耆兵使柳琳從間道赴到
江原道金化保為彼兵所攻命耆敗死陣上柳琳收餘兵力
戰不敵而走 遼川集

清兵過城下清王自乘大橐駝覘望城上無一片旗無一人殺
曰大軍臨城安靜如此守城之將必有智略不可攻積草城
外因風縱火從烟外引去蓋惧其追蹙也公勒兵五千
餘人与巡察使洪命耆相會次于金化侯吏言賊陣于十里外公
欲入掘梁北山城洪公不可又曰賊眾我寡必合兩軍庶可當
也洪公又不可先陣于梁南塔谷公曰地勢夷下不若移高洪
公又不可公陣于其左栢田之阜 面 陡絕一面連山亦中
斷如蜂腰依木布兵設柵為固翌日質明賊先犯右陣之前
進退者數三俄而數千騎自後山馳下壓之疾若風雨衝截
兩陣之間使不得相救一瞥之間右陣已潰洪公死之賊乘勝
向公陣右陣敗卒與賊相蹂躪而入前營將具賢俊死之
陣中驚擾難次公立馬高呼曰我在此無動將士始列
立致死力地形既我俯彼仰而栢林且密勇騎不得突矢亦
著樹不及人我兵遇之從其隙發砲一丸輒貫數三人賊小
退公復促隊整陣令軍卒曰矢丸無多不可浪費賊到

陣前救十步之近我當馳旗有後遺者必斬令既下賊分兵
迭進輒盡斃之積屍有柵日晡時賊傾陣而有白馬將馳上
下指揮公揮十卒使潛踰柵外並發砲殺之果貴將也然終
日苦戰士卒疲極或有後及亡去者公命樂為戰捷報而
激厲之士氣復振昏及賊始退偵者告虜陣中哭聲沸
天而援軍往來不知其除公曰今日之戰幸而得勝而矢
丸已盡不可復戰不若乘勝移陣間趨南漢命收軍中破鏡
藏藥繫繩參差其長短而焚其端散掛栢林而去砲聲
續發竟夜賊不敢追既明大舉而來陣已空矣駭懼
不敢追公全軍趨狼川後整寇械向南漢聞和事成
詣京城外待朝命以本任還營金化人為公立碑于
陣墟之前以旌戰功也 柳琳墓碑

二十六日申景梅具宏陣下將官又未闕下清出給亦和人
至入政院喧呼不止承旨李行遠挺身出言曰雖當危急之日
大內不遠之地何敵乃爾軍等張目盛怒而前曰李承旨似是
才略之人吾亦若陪從虜陣則可以成功速出之同官使之
勸避然後乃止軍人自此將有作亂之狀人心惶惶人言同是
一城守牒之卒只是申具管下詰嗣云又即教諭提我將官
亦來請而提我副使元斗杓窠不知西城李晴白之管下則無一
人來者 丙子錄
是夕洪瑤鳳雀鳴吉金蓋國出虜營言世子率兵和人欲出城
之意答曰國王出城後可也仍以江都所獲內官及宗室珍寶
君出示又以大君手書及宰臣尹昉精與一及懷恩君亦狀啟授
之曰吾已取江都爾見此為信又曰淑儀嬪官及大君夫人則令本

邑人陪行營兵在後使不至驚動明日當到此而士夫家屬亦不
被屠京城宮闕皆不燒火府庫則並封標守之待爾國王出城赴
後奉入于朔只欲以世子及大君北去而君輩疑惑不出何故也
仍指天而誓曰須以我言為信勿為猶豫城中始謂江都失守或疑
其詐為書賀之 上曰此大君手書則不誣久士夫中家屬
之在江都十居八九聞者始驚駭莫不掩泣氣像之慘不可言
矣 亂雜日記

江都浮海為險雖以百萬之賊又不能飛渡羣情自固晏然
朝夕金慶徵與親屬從容酒酣杯戲度日三月重圍晝夜暴露
而一度仗啟終不通問每揚言曰父為都觀察使兜為都檢察
為國辦大事非吾家父子而准進士沈邈世尹宣舉亦呈
書責之曰新胆即事杯酒非時之而終不採用甲申以下

燕尾以北曾無一人持學者多分司以三南散亡軍卒督發事令
李敏求從海道出巡慶徵又不許送金尚容召慶徵曰汝之年歲
今幾何安敢乃爾汝父奉 主上在圍城中朝夕危急縱不念
主辱柝不念老父乎三南督兵在所急之而汝何敢私自容護慶
徵退而後愠投印于地曰此事吾所不知敏求遂不自安乃捉大
艇盡載家屬將歛自帶而行金相聞之曰安有平妻子副察使
乎若此輩不若不往之為愈也敏求果不去賊中走回之人未言賊
屯聚三江撤屋村或造者皮艇或造童車其意蓋在於江都也
慶徵擊掌大笑曰江水尚堅豈能陸地行艇乎二月二十一日通
津假守金頤急告于慶徵曰賊或以橐駝載艇或以童車載艇
已下於甲申津頭夜來水將漲多慶徵始有惧色使李一相朴
宗享分付把守之策分給火藥鐵丸和物量錢計救箇一置

簿人言禮府軍寇積如山今若不用更待何時慶徵曰此皆父
親所辦吾何任意用乎人皆恠且痛焉使韓與一鄭百亨乘城
中避亂人分付城堞毀頽壁四面無完處拾長江天塹之險以
空拳還守城堞其能禦乎賊兵屯聚越過以紅夷大砲乱放
如雷震天地慶徵敏求惶恟罔措避坐倉舍之前一軍援亂
賊以者皮艇投復載十餘人泛中流慶徵來言于政丞曰城中
事虛誅吾還入府城為守城之地佐即任善伯奮欲一戰而事無
可為自投水中拯之而活來言于大君前曰長江天塹之險舍欲何
之國之存亡在此一舉固當死守大將還入列人心沮喪軍兵潰散
檢察使決不可還入大君願召慶徵曰令公不可入慶徵退坐倉
壁之底善伯又告于大君曰賊艇輕疾如飛我之戰艇則難運於
退潮之時不可專恃舟師莫如布陣鎮海樓下大將架砲矢期

於血戰且守城有同兇戲駟出城中軍士皆用禮府軍寇專力
於津頭似為宜當大君曰我當走馬入城軍丁軍兇躬自領來此
意便急告大將善伯告于慶徵但唯而已俄而賊艇忽然前
進一手持楫一手搖櫓留守張紳以舟師大將領舟師自廣城
乘曉潮上來未及甲車一馬塲潮退甚急戰艇不能連張紳叩
腦而已忠清水使姜晉昕自燕尾亭來與賊力戰賊艇被陷者數
隻晉昕艇亦被大砲者數十穿軍兵死者數十人晉昕身被賊矢
而所奪賊矢及他戰具之物亦多張紳終不動順流而下井浦
萬戶鄭埏為先鋒陷賊艇一隻將為進戰之際張紳擊鏗退
軍鄭埏仍多還退賊初疑其設伏不多畏艇及賊艇一隻衝
過戰艇之間先為泊岸下陸者七人而無箭可射只手一劍
無馬步行繞岸而北上岸周望知其無備結陣於高處以白

旗招越遠之賊然後賊能蔽海而渡本道中軍黃善身力戰
死之慶徵敏乘馬先走與張紳同乘戰船時慶徵張紳老
母俱在城中而皆自乘船而走兩家老母皆死城中嬪官大殺
痛哭出步闕門外欲為出城而城門已閉自知終不得脫招內
官金仁徐厚行泣且言曰吾與大君當死於此不忍見元孫之
同也汝抱而出幸而渡江別藏匿於某處死生之際汝其善處
之金仁相抱元孫走出大呼曰吾奉元孫欲出若不用門當斬
守門者聞光勳受命用出乘船浮海到喬相仍向唐津前右相
金尚容脫所著衣付諸下人曰汝若全生以此衣傳汝沈革以為
他日靈葬之具仍往南門拋火藥櫃他人之在傍者皆命麾
去金益兼權順長終不去曰大逆狎為好事耶金相放火自
焚益兼順長並死之尹昉以宗廟提調在於廟主奉安之處

及賊至昉呼曰汝殺我賊不應投廟主於污溝中昉收拾廟主
裹以以空石載諸卜馬曰渡海時我當投死賊迫脅下陸慮其
廟主之見奪於賊分載奴僕衣袴使婢子乘其上入城之時謂
日已暮直至其家置之堂中翌朝懷恩君馳往昉家欲奉還肅
寧殿神主則昉指堂隅藁藁曰君可自擇之事定後三日俱
發論以按律 上以為失實及正言李椿還自瀋陽極陳廟
社汚穢案狀 上始知非誣付處放還而終前却正沈觀之臣
東岳職舟於江口請避之觀曰國破家亡生復何為遂正其朝
服北面而拜書遺疏曰宗社亡之久無可維久臣與妻宋同日自
決以報國恩付外孫朴長遠遂夫妻相對而盡賊逼出嬪官及
而大君遂縱兵大掠金慶徵夫人死之李敏求妻為賊所留二
子元揆重揆被殺李炯月新之在防禦之處其父在於城中而

皆自棄姓以避亂定後俱被重劾

江都錄亂雜日記合錄

二十七日 上曰宗社已陷予無可為者乃決去城之意使李弼曹崔
鳴吉金蓋國持國書往虜陣其書曰朝鮮國王臣姓諱上
書享大清國寬溫仁聖皇帝陛下臣於今月二十日欽奉聖
旨節該今爾困守山城見朕奉詔切責方知悔罪朕用宏圖
許以自新命爾出城面朕一則見爾誠心悅服一則樹恩於爾
復以主國旌師後示仁信於天下月朕方承天眷撫定四方
正欲捨爾前愆以為南朝標榜若以詭詐取爾天下之大能盡
譎詐取之乎是自絕來啟之路矣臣自承聖旨仰感天地容
覆之大德敢附之心益切于中而循者臣身罪積丘山非不
知陛下恩信明著絲綸之間皇天是臨而猶懷惶怖累日
徘徊坐積逋慢之誅今聞陛下旋駕有日若不早自趨

詣仰觀龍光則微誠莫伸追悔何及第惟臣方將以三百年宗社
數千里生靈仰托於陛下情理誠為可矜若或事有參差不如引
劍自殺之為愈伏願聖慈俯並血忱明降詔旨以開臣安心啟
命之洛謹昧死以聞

丙子錄

金尚匾自縊將死李敬輿力救使不得自決翌日又有欲送胡
陣之說故竟不死鄭蘊自分必死同鄉人曾有請銘者即日
搆製使其孽子傳給其人又製詩教首及衣帶中贊其詩曰
生世何熾險三旬月暈中一身無足惜千乘奈云窮外絕觀
王士朝多賣國亮老臣何所事腰下佩霜鋒又曰袍履四發如
唐虞衝破孤城士氣涵惟有老臣談笑聽擬將茅屋號從容
又贊曰主辱已極臣死何遲捨魚取熊此政其時陪輦出降臣
宗恥之一鈞得仁視死如故即以佩刀刺腹中流血滿衣尚不

死人有往見之則笑謂曰讀古書不解其意今日我之不死雖謂之詐死可也古語曰伏劍而死伏劍則犯五臟卧則五臟不犯今而後始知伏劍之義 上全

二十八日金塗請以金尚憲鄭蘊尹煌尹文舉吳達濟尹集金壽益金益熙鄭雷卿李行遇洪琢和十一人出送虜陣蓋虜以只許斥和臣洪翼漢之外更無所送不許講和勢將加送而金塗難於取捨洪瑞鳳言於金塗曰君和所請十一人太多更希請斷送若干人為當金塗曰今聞大逆之言必亦某也當送某也不當送若指示可送之人則當從台言大諫朴瑢往見金塗曰今日昨遂救人可以塞責不須多至於十餘人吳達濟尹集當初上疏力主斥和此非和罪今送兩人亦甚不忍與其終不得豈若止送兩人乎金塗曰當初商堂若的知可送之人如今言則吾何至多

請今以令言當只送此兩人朴瑢曰若使吳達濟尹集子弟之情言之終必怨我以相送之事言之不若少送之為愈也終乃只送吳尹者後朴瑢之言也尹文舉初不干於斥和之議而以其為父代往為情故亦置出送之中人尤以為冤仍朴言得免 上全

山城居徐欣男者持論古出往諸道入來言過虜陣佯若發病之人不得入城者然脫裙繫衣匍匐而行則有一冠珠冕者被黃衣張黃幕坐鉄片上以炭煖其下此必是汗也憐其行色賜以食不用手以口就食放搜矢於坐賊皆不疑俄而膝行而前稍遠賊所起而疾走踰柵入城汗疑其刺客翌日移陣于三田浦欣男素以無賴或為巫覡或以次鉄存業今乃如此人不可蔑視也 上全

洪瑞鳳崔鳴吉金蓋國出虜陣講定出城節目則賊曰此事

從古自有規例而第一亦節目蓋指舍壁憐不用之從第二亦節
目行之亦可只使率從臣與臺合五百人去其威儀及軍卒
云鳴吉亦曰國王常着袞衣當以此見耶答曰不可如君亦
所着藍色服可也曰出自南大門何如答曰有罪者不可出
正門自西門出可也行礼後即當復于京殿爾無不信
上與世子所着青衣達夜縫進其夜龍馬持汗書來傳其
書曰寬溫仁聖皇帝詔諭朝鮮國王未奏具述二十二日
之詔旨且慮計宗社生靈明降詔旨用安心故命之請者
疑朕食言耶朕素推誠不特前言必踐併與以及日之維新今
盡釋前罪詳定規例以為君臣世守之信義也爾若悔過自
新不忘恩德委身敵命以為子孫長久之計則將明朝所與
之誥命冊印敕諭請爾絕其文牒去其年號一應移文奉

我正朔爾以長子及再一子為質諸大臣之有子者以子無子
者以弟為質一爾有不好則朕立質子嗣位朕若征明朝
降詔遣使調爾步騎舟師或收萬或刻期會處不得有誤
朕今回兵攻取檄島爾可發船五十隻水兵槍砲弓箭俱
宜自備大兵將回宜敵犒軍之禮其聖節正朔冬至中宮于
秋世子千秋及有慶吊事俱須敵禮命大臣及內官奉表
以來共所進笈程式及朕降詔勅及有事遣使傳諭爾與使
臣相見或爾陪臣謁見及迎送饋使之禮毋違明朝旧例軍中
俘係自過鴨綠江後若有逃回者執送本主若欲贖還聽從
本主之便蓋我兵以死戰俘獲之人爾後母得以不忍縛送為
辭也與內外諸臣締結婚媾以固和好新舊城垣不許繕葺
爾國所有兀良哈人俱當剷遂日本貿易聽如旧但爾導

其使者赴朝朕亦將遣使至彼也其東邊兀良哈遊居於彼者
不得復與貿易若見之便當執送爾以既死之身朕復生之全
爾垂亡之宗社完爾已失之妻孥爾當念國家之再造異日子
子孫一遵信義邦家永尊矣朕因爾國狡詐反復故茲詔爾
是日吳達濟尹集將出虜陣氣色略無異於平昔差強人意
上引見痛哭賜酒與別曰汝亦父母妻子當終身顧恤此則勿以爲念
云吳尹亦涕泣拜謝而出數年給米之役更無恩典 上全
二十九日國書曰朝鮮國王臣姓諱上書于寬溫仁聖皇帝
陛下小邦曾有一種浮汙頗能壞誤國事上年秋後臣摘其
尤甚者若干人并爲黜斥而首倡始臣一人當天兵到境時差
平壤廢尹督令即日進前或爲兵前所獲或從間赴任俱
不得知之今在城中者雖或有雷同和附之罪比前斥黜

者則輕重懸然伏見前詔旨宗出恩愛之邦之至意臣若終始持
難則恐陛下未察本國事情疑臣有所容隱臣之誠心向順之意將
無以自白故查得二人遂詣軍門以談處分謹昧死以聞 上全
崔鳴吉與李英達領吳尹去到陽坡謂二人曰君亦若從吾言
則可以得生吳尹曰何謂也鳴吉曰君亦多引向時斥和之臣則
彼不能盡誅君亦可以得生吳尹曰不可豈以吾二人首生盡陷
他人於不測之地乎及到虜陣鳴吉各解其帶反縛兩人親
自敵之虜回於庭下吳尹不屈鳴吉還來嗟嘆曰吳尹若一
如我所指終必無害故出去之時多般誘說而及至汗州所
答相反必是畏怯而然云 丙子錄亂雜日記合錄
白沙之庶子李箕男爲禮察幕下自言吾以禮察稟命事在
御前時崔判書鳴吉方押率二臣同往虜中 上曰予於食

後當引見二臣而送之崔判書曰虜甚催促如欲引見而送之
則臣當先往以聽言 上曰諾崔判書遂於朝前即往虜營
二臣則食後果引見只使軍官押送君謂俱往陽坡者豈非誣
乎尤菴問於箕男遂刪去陽坡一說於三學士傳黃岡河荅
三十日、色陰慘 上与世子服藍色戎服乘馬出西门城中皆大
殺痛哭殺震天地汗曾陣于三田浦設柵於浦南為九層階張
黃幕立黃金傘覆以黃金遮日棚上鋪氈文席雲錦繡蛟龍褥、
上安黃金床汗坐於床上方自彈矢使侍將耦射而視之 上到
松城內与馬將班荆而坐語少頃即上馬出松城門步行百許步拜
三公六卿入拜於平地泥土上羣臣請鋪席虜荅曰皇帝前不可自
尊 上行三拜九叩頭之礼仍引入升階西向坐於炕王子之左与蒙
王相對行酒動軍樂臨罷贈 上以貂裘兩領次給大臣六卿承旨

各一襲行謝於庭大臣以下亦以次庭謝仍使江華來淑儀宮
西大君及大君夫人見於 上又出崔鳴吉家屬与之嚙吉頓首而
乃令 上還宮一如前日之約遂三拜而出東宮嬪宮鳳林大君
与夫人則將入瀋陽故仍留陣中 上夜寐及始入城東門室上歸
然聞無人語惟聞犬吠三西殺自遠而至法中死尸相連至有不得
不履地 上留通化門入宮宰臣及吏卒人馬皆於闕內寓宿丙子錄礼非礼
高明言青城則當死南漢則不當死青城南漢事勢雖似微不同然
南漢出城之日即青城拜賊之時也如不忍 上之拜賊而死則青城
當聖上之出城也帝裾叩馬爭之以死社稷之義幸而後之舉一城為
忠義之鬼不從則獨死無愧以此謂非正理是以此地王謂非忠孝之
當以為節大夫雖不幸不死而即今第一人吾必此老當之我東稍

知節自好而滿城諸臣無一人致死者豈天之將喪我東萊與先
墜而然耶抑又思之當時渠先決死然後方可以劫上而好生惡
死恒人之大情也捨生取義豈易見耶以此自解而不得不為公惜
之也今承下示始審盛意然則金鄭兩節之事為不中其不死
非不幸豈有是理哉豈乃當局而迷耶同春与九菴書
宋相方在南漢圍城中常以短刀絛繩隨身而語人曰上若出
城則吾必當以此自決云一人皆目之以怪酸花蓋言其言論之太酸
也遠雷出城之日不能辨死又以為不必死故因春貽書責之云朱堤川所傳
春翁書聞而未見今幸得而讀之不覺爽然自失蓋淺陋之見未嘗
及此惟以先嘗祖与鄭桐溪力爭和议不從下城為無歉於自
伸自請之義久今以此書所論豈朱夫子所謂文王固高於武
王而秦伯又高於文王者耶天下義理真是無窮誠非淺心粗

識所得以論析也 磨若集

公當國其餘是非叢集余嘗誦全文止之論曰遇亂苟存或稱
連權此豈非稱停之公言耶銘曰敵強事去勢無奈君父之急
曷顧其他效死之義非公不知連權苟存先正稱之云九菴所撰
昇平碑
玄石問曰得見尤相所製昇平碑銘耶余曰我則未見而向聞
文谷之言其碑中下城一款亦不為非云尤相平生以天義自
任今以下城一款為是至於谿谷碑銘北碑一款亦不以為非
云且曰連川嘗以為秦檜向日雲路李彛仲諸人為崔汝和再
次書教使許以宗社之計亦不以為非此文夫義將敵虛套云云
玄石曰果如文谷之言多聞金魯得安李喜朝紹介三次往來
製此碑豈有如許事耶 明村雜錄
文谷所傳之言是也第連權苟存之言以為清陰先生之言

未知清陰此言發於何處耶若然則雖用於完城可也明皇荅明材書
沈諱賣國之罪杜天罔赦 孝宗初沈司諫上疏伸冤則 孝廟
大怒曰國家若有紀律則下城之初即梟示於城頭可也今者 先王
晏駕之初謂予不知當時事有此伸白之意事極痛駭亟命追奪諡
爵命竄沈司諫之 顯廟初沈收氏亦為伸訴重被嚴譴沈參議
三兄弟迭為守令厚賂懷川積年經營而得其誤懷川假借清
陰之言伸白還贈 孝廟所奪之爵此豈人臣事君以止之道也
負 孝廟莫大於此矣清陰山城日記少時得見則只曰得也迨
濶只以雖夷狄不可欺為意雖曰我是假大臣必非賣國而然
也非謂本無此語云也今者懷川籍清陰此言而反曰本無假
大臣語云此則誣清陰亦大矣 明材雜錄
二月二日汗發行 上出東郊送之汗由箭串馬場仍向楊州

諭益潭嶺仍往西路餘兵排日撤去至十三日乃止可知其兵盛也
丙子錄

我國人之被虜者不敢出聲或潛啼暗泣垂淚向人或舉頭合
掌出伏道左如有所訴賊若見之必以鉄鞭捶之或有凝粧塗
粉揚、馳馬者此則乃閑西官妓云或有偃卧於賊舟之中橫
吸烟竹略無戚、之容者不知此何人心士大夫妻妾及處子
不忍露面見人或以衣蒙頭在、皆然賊當初皆平其老弱
妻子而未可謂無我國矣 上全

三日龍馬而胡寧鄭譯來謁下金湓妻女被擄曾達於 上請
於龍胡 上從之龍胡不答金湓言於龍胡曰若為贖還當給
千金云被擄人仰之重宗由於湓龍胡出去時金湓至下庭
遽抱鄭命壽屬身言曰今与列事、同一家列事所請者

宣不從吾之所請判事亦何忍拒之女子贖還事判事須十分宣力命壽不蒼金塗抱持移時命壽若之拂衣而去蓋胡俗以相抱為親故也 上全

世子夕到瀾下從胡五六人陪行入來未久從行甚急命壽以下騎馬出入瀾中如道詔然命壽又從世子暫來即還臣子之痛尤如何 上全

其宏自還都以來揚臂大言曰尹煌帝言虜若入來乎老八子亦可擊却云而八子安在主倡斥和使至此極若不斬尹煌何以為國乎大小武臣仍此生氣視文士如奴虜蓋自謂守城之功出於武將之手今日下城比若中與然驕橫若是 上全
六日 上往西江城山九王子所在處世子亦在其近處 上先詣世子幕次然後往見九王子乃汗之第九弟也九王中路

來迎之 上馬上相揖並車而行到其幕分左右相對而坐侍臣列立於後九王寒暄後設饌行酒勳以軍樂九王以其食餘賜其將官 上亦依九王所為分給左右而侍臣之前設饌飢渴之餘人皆甘食不食者只三人東陽尉申翊聖翰林李之恒亦而已 上還宮時世子後後泣辭 上全

八日十王子還 上幸梁徽坪送之世子嬪宦及大君夫人皆北行百官號痛 上亦泣下此日景色誠古今之所罕有也 上全
賊平明行軍我國人救百先行而一二胡銀去終日不止後日瀋陽人市六十萬而被擄於蒙古者不在此數其多可知也 上全
義州驛官韓甫說者陷於胡以胡譯來曰我雖陷胡宣無為本國之心乎人有問曰今番兵馬幾許甫說曰軍號二十萬而其宗十四萬也曰賊兵之死於我國者幾許甫龍曰不過數萬

人曰賊將有死者乎甫訖曰汗之妹夫職秩如我國防禦使
者死於光郊山之戰矣曰其時瀋陽無兵乎甫訖曰彼豈空
國而來亦有六七萬矣上全
懷恩君德仁陪 肅寧殿神主於江華被駢迫偕嬪官至所
坡而還與清兵同處凡六日述清陣中事曰其桀驁衝突之
狀天亦可崩又曰清兵自稱二十萬詳問于丁卯披擄諸
人則寀七萬蒙兵三萬孔耿兵二萬合十二萬矣又曰清
主於去年稱帝時使人通示本國、不能善遇而猶遣荅
使故以冰合後出去之意恐之即治兵馬十一月二十七
日為西犯之計曰鮮必使人來乞當報還而發過是日我
使不到又卜二十九日曰姑待數日可也及過是日曰鮮罪不
可不先正遂定東搶之計分三運出來云云孔維日記

懷恩君之女曾為清兵所護曰聞是王兄之女宜納諸皇帝即
定侍婢獲行及敵皇帝以為第六皇后後庚辰年賜其功
臣皮牌施多立后以賜功臣者蓋其國古例也上全
賊兵回還時苗孔有德耿仲明兩賊造舟龍山乘舟而下與
我國合勢以犯檣島有德耿仲明初以唐將習於舟師曾叛
拋山東為天朝所擊浮海投賊者即所謂孔耿也我國以柳琳
為首將林慶業為副將隨孔耿同犯檣島、在海中非但泊
舟甚難周設大炮賊累日不敢犯同策於我國兩將辭以不知
賊或威或誘慶業曰島之一面阻山、下海水相通島人不
備設於此若乘夜率艦踰山潛海渡以入則可以陷之賊
大善其計一如林言終以此謀陷島慶業佯托逗苗多
殺賊兵而陷島之計專也此人及其入島我國之軍殺掠

漢人有甚於虜賊島人僅以五六船浮海逃生都督沈世魁死

丙子錄

清人攻取島請得公為將到鉄山謂清將曰我雖病尚以
導在先戰若勝則子女玉帛我當專之清將難之曰公病難涉
海林慶業亦可代公將公則曰宜留此治病以此不與戰事皇朝
謀知之廢授公以提兵船因海船未宜 柳琳墓碑

丙元帥沈兇遠金自點命絕安置張伸金慶徵賜死姜晉
浙正刑忠清水營軍卒詣闕號哭上書備局累伸晉所之至寬
竟不免於死初晉所與慶徵同在禁府聞賜死命下慶徵
號哭晉所笑謂曰雖哭可免乎以其寶劍給斬頭人曰此是
利劍以此速斬我而汝持去船上力戰無如晉所而終至
於死臨終容又如此誠壯士之有所守者人皆惜之水營

軍卒無少長皆追思垂泣如悲親戚云 丙子錄

張紳臨決不服可於木架加一木而使之自盡自古安有自盡
之軍律乎其案與不殺何異 俞紀平墓碑

初成均館大聖以下至十哲位版奉入山城東西廡位版
則並奉痊殿後而蒙兵偶不極也故得免汚辱 上卷

宗廟提調及礼官奉審時敏堂則 仁順王后神主見失
而文定王后神主則傷破又四位暫傷故請改二位 傳

曰六位皆新造後教日 上親奉審審曰觸傷油漆之位
仍為奉安殊極未安並改造凡二十九位 札雅日記

呂恭判爾徵鄭並司百昌友婿也兩夫人同避乱江都節死草
葬事定開欵而顏色已度不知詐為某夫人終難為日及合葬
之礼故兩喪偕葬於楊柳兩家子孫輪回祭之 晦隱集

李叔利敏求之妻尹暉女也在江都為胡所擄而去携其孫
兒及婢以後路由京中逢敏求兄聖求於路上聊無愧惡之
容聞者惡之李起等護東宮之行到鵬絳江日見李妻隨
賊入藩陽之狀而其家言其死於慈山其婿申昇護其喪
返葬於原州聞者疑之 行傳錄

李敏求妻及兩婦之事人皆唾罵言之醜也敏求以其妻死於
嘉山謂之節死作誌銘盛稱其美求寓於東陽尉申翊聖
人皆笑之妻妾之贖還者士大夫無不依旧同居新豐府
院君張維師以為失節之人不可為配以奉先祀兩婦贖還
之後陳疏請令子改娶領議政崔鳴吉回啟之辭曰如此則怨
女必多不可不慮乃為防熬及張維死厥夫人更為上書

上命只許此人勿以為例

丙子錄

洪翼漢時為平壤庶尹賊之回軍時我國定差使負離山果
令暹大中押送虜管大中東傳困辱使不得飲食翼漢
哀乞解縛而不聽到通遠堡胡人亦回遠來之由出食厚
饋此雖犬羊猶勝於我國之大中也二月二十五日到藩陽
汗令礼部設宴享于館所似無相害之意三月踏青沒有
詩曰陽坡細草折新胎孤鳥禁籠意轉哀荆俗踏青心
外事錦城浮白夢中來風翻夜石陰山動雪入春漸月
窟用飢渴僅能料涉命百年今日淚沾腮初七日招問
時抗言不屈以文字書示曰朝鮮國累臣洪翼漢作和事
意歷歷可陳而但誥言不相慣曉散以文字控白夫四海之
內皆可為兄弟而天下無兩父子多朝鮮本以礼義相尚
諫臣惟以直截為夙故上年春通授言責之任聞金國將

渝盟稱帝心以為若果渝盟則是悖兄弟也若果稱帝則是
二天子也門庭之內寧有悖兄弟哉覆載之間寧有二天
子哉况全國之於朝鮮新有交隣之約而先背之大明之
於朝鮮旧有字小之恩而深結之忘深結之大恩守先背之空
約於理甚不近於事甚不當故首達此議欲守禮義者是臣職
身豈有他哉但臣子分義當盡忠孝而已上有君親俱不得扶
護而安全之王世子大君今皆為俘老母存沒亦不知良由一
跡之浪陳以致國家之禍敗揆諸忠孝之道掃地蔑之自
究乃罪可殺國救雖萬被誅戮寧為甘心血一釁鼓魂去飛
天啟遊故國快哉、此外更無所言惟願速死汗見此書大
怒別囚其隨行奴僕使不得相通厥後事情漢未聞知而或言
初十日被害云 丙子錄○分之妻及丙子死於賊鋒老母一女得全云

虜撤敵時使一將主二公 吳尹 在陣沒北去主者服公亦節義
帝加尊敬至楊花渡尹公寄其原柔書曰始聞伯氏死生之報
寧欲即死而為國家強食而生吾行蓋緣清國求去春斥和
之人而虛以洪翼漢為對而又求在城之人城中適無其人
人吾與吳達海陳疏自當此乃身自為之少無尤人之事矣
只以老親不得更拜仰天泣血而已中疏謂吳公曰備嘗窘困
而死於虜地易若死於我境耶吳公曰不可人生斯世固有
一死、得其所明我節義豈非樂事何必效匹夫之諒
乎 九卷所撰三子士傳

吳公裁家書至大同江宿村舍潛以付家主老翁又書絕句於
壁上虜人邀漢人來見謂無他語遂去其老翁以其書封呈
于豈營送于政院以傳於家有一問二首詩乃上母夫人

者也又有簡子待各二寄兄及妻者也其壁上詩則竟不傳
焉其上母夫人詩曰風塵南北各浮萍誰謂相分有此行
別日兩兒同拜母來時一子狝趨庭絕裾已負三遷教泣
線空悲寸草情閑塞路脩西景暮此生何汝更敢寧又曰
孤臣義正心無作 聖主恩深死亦輕最是此生無限慟北
堂虛負倚門情共寄兄與妻曰南漢當時就死身楚囚
猶作未敢臣西來幾洒思兄淚東望遙憐憶弟人魂逐塞
鴻悲復影夢驚馬池草惜殘春想當衫服趨庭日忍
作何辭慰老親琴瑟恩情重相逢未二著今成萬里
別靈負百年期地闊書難寄山長夢亦遲吾生未可下須
護腹中兒聞者莫不流涕 上全
四月十五日到瀋陽寓置二公於其所謂禮部衙門一小

屋鎖直嚴十九日就湖坐禮部抬二公去侍汗語曰汝亦雖曰
斥和似非首倡不須殺汝亦幸妻子未居此地答曰此決不可
從須速殺我孰胡及復問况且劫勒之終不屈孰胡起入二
公出後所帶奴曰今日虜女殺我奴驚泣曰何不姑從其言
遽其批怒自速大禍乎二公笑曰屈身之辱反甚於死此非
汝所知也 上全
尹公謂其奴曰虜問及老家屬者為乃欲禍及百口耶吾已答
以死汝不知死生虜若使以問汝亦若吾所對也 上全
吳公謂尹公曰死者雖人情之所難而暫忍頃刻則終敢不知
不足畏也况所畏有甚於死者已矣活豈不舒哉吾亦若從
彼言幸妻未居則終為左袒之臣是可忍辱乎遂相與言笑
自若進食如常有頃龍胡復出引入二公而又執從行奴三人

拘置墻頭時我國宰相亦彼龍胡招與參坐龍胡復厲聲迫
賈二公亦抗言拒斥者五六次宰臣亦再三劾論終不聽龍胡
知其終不降遂使從胡緘縛甚急而引出二公猶回頭奮罵
遂駈去城西門外即虜人刑殺處也 忠烈遺稿吳學士遺事
宰臣亦相顧言曰君未劾論而吳學士極終始牢拒以至於此
真所謂萬牛難回之人也 上全
宰臣朴德兩演頌謂季輝 達海 曰君師不聞徐庶事乎使君
老親聞君之生存雖在異域不猶愈於殞命乎季輝終不應
只低頭出涕而已 上全
十九日龍骨大指宰臣南以雄朴魯朴潢兼輔德李命雄于
街門致函人于前以皇帝之命傳言曰此人倡他和使二國成
黨共鼎極重而皇帝重惜人命貸渠之死許其妻子入居于

此而尹則曰妻子散於兵亂不知死生後當聞見而處之吳曰
吾之孀忍到此者萬一生還復見吾君與老母若不得復故
國不如速死之為愈云此則皇帝欲生之而渠乃促死勢不
得不殺宰臣曰此人亦俱以年少只切懇君親之念妄發
如此若終始曲全則豈非千載之美事乎骨大曰此則宰臣
不識事體也懇乞不已而終不得免 賈維宰臣亦狀鄭雷卿與
吳學士家書合錄
六月六日賈維書狀至 上教于政院曰二臣事極為慘惻
宜月廩其家鄭弼善雷卿在賈維使舌人懇乞收屍雷竟
不許 三學士傳
兄常謂余凡人死若不斷之於初而以姑待他日房心則至
他日又有待他日之心終不免偷生苟免之故吾儕當以
此為戒其在虜庭索踐所言兄於此事其講之素久 南

一星祭典學士文

尹學士祖父龍陽公暹其兄府使公榮俱殉節死與洪學士
婦與二子及子婦俱遇虜不屈潔已而死尹之義有所受而
洪之義有所授豈非我列聖培養之致哉三學士傳

上即命施行上全

顯廟戊申閏三臣事於廷臣建曹參判同鼎重具本末以
對左議政許積以為喜事鈞名之人鼎重曰其時虜人敵
讐天朝始建係弼則彼三臣者安得不痛斥乎上曰
事係天朝大義尚是况能殺身踐言不可謂鈞名也上全
南承旨撥萃隱小說曰中朝皇帝剛三君子以斥和得罪為儒
生祠而親祭云耳

丁丑至月汗名為封王送差胡名為天使其書名為制又號勅
諭令三丁六卿及士大夫家相為婚姻又令美色侍女入送龍骨大等
物如受賂固有紀程而至於勒納房妓遠接使李景曾累度防
塞且為啟稟就胡亦致辱無狀胡廷不得已許之自此以及各邑
妓生逐日入房適意者往來平行到京又以醫女巫女入之取
沒凡出我國者遂以為例少有怒意擊打士夫有同奴隸三公
六卿及士大夫十二人將結定婚預報潘中汗謂遠接使有弊
羅之擇各道妓輩十餘人以充侍女厥後汗使勿叟送出城後南
漢望月對峰加築曲城屬於山城胡差往見使之盡毀且於三田渡
使立勝捷碑作彩閣設累層階立崇碑其中圍以垣牆工役浩大且
教大提學李景頤製其碑文參判吳竣書之參判呂爾徵篆之而清
國及蒙古番文並書一碑其文曰大清崇德元年冬十一月皇帝謂

懷和自我始赫然以武臨之直擣而東莫敢有抗之者時我寡君棲于南
漢凜、若履春冰而待白日者殆五旬東南海道兵相繼崩潰西北師
逗峽內不能進一步城中食且盡當此之時以大兵薄城如霜風之卷秋箨炸
火之燒鴻毛而皇帝以不殺為武惟布德是先乃降勅諭之曰未朕全爾否
屠之有若英馬汝大將承皇命相屬於道於是寡君集文武諸臣
謂曰予托好于大邦十年于茲久由予惑自速天討萬姓魚肉罪在
予一人皇帝猶不忍屠戮之論之以此予曷敢不欽承以上全我宗社下
保我生靈大臣懷賢之遂後救十騎詣軍門請罪臣皇帝乃優之以禮拊
之以恩一見而推心腹錫賚之恩編及後臣祀罷即還我寡君子都
城立召兵之南下者拆旅而西禁暴勸農遠近之雉為敬者咸復厥居
環東土救千里山河依旧矣霜雪变为陽春枯旱轉為晴雨既亡而復存
已絕而還續此京古昔以來所罕有者也漢水上流三田渡之南即皇

帝駐蹕之所也壇塲在焉我寡君爰命水部就壇所增而高大之又
又伐石而碑之垂於永久以彰夫皇帝之功德直与造化而同流也豈特我
小邦世、永賴抑亦大朝之仁被武誼無遠不服者未始不基于茲也願
摹天地之大盡日月之明不足以彰其萬一僅載其大略銘曰天降
霜露載甫載育惟帝列之並布威德皇帝東征十萬其師殷、東
轟如虎如貔西蕃窮髮暨夫北落軌交前驅嚴靈赫、皇帝孔仁誕
降恩言十行昭回既後且溫始迷不知自貽伊歲帝有明命如寐之覺
我后祇服相平而敵非唯但威惟德之依皇帝嘉之澤洽禮優載色載
笑爰束戈矛何以錫之駿馬輕裘却人土女乃歌乃詠我后言旋皇帝
之賜皇帝班師話
哀我蕩析功我禱事金甌依旧翠壇維新
骨再肉寒復春有石觀、大江之頭萬載三掃皇帝之休
丙子錄
倭國僭有年号而不被書於送我國文書丙子及倭人以為爾國既者

明朝而大年是事我之年号亦宣下於清國乎遂寫送年号時朝敵或以為不可受而崔相鳴吉以為我既失節不必與彼相詰遂受之至今用其年号

晦隱集

始城下之盟清人既定金幣仍有徵兵之請公答以不可從至丁丑九月將遣使于北李廷陽曰非京莫可公遂至瀋備將君臣分義之不忍我國事力之不逮及復爭論事得寢戊寅清人將犯錦州界復徵師於我朝廷不知所以為計公以為往時出城勢窮力竭尚存宗社計不得已今日助兵之舉國可亡義不可從遂拒而不許致及師期清人大怒噴言曰至奉朝怙禍且不測公陳於榻前曰我國大臣一二人為助兵事死可以有辭於天下後世况此事臣竊主之臣請自當於是遂馳往自首將行上親見慰諭賜約裝一襲資送有加至瀋陽清人列坐衙門招公詰責曰今此徵兵乃大國重事何人

敵為阻塞乎公曰我身為首相凡本國之事無不主管此事專出於我惟願一死不少恨以身自當清主義而釋之以此終公在相府一不助兵

遼川行狀

公於丁戊兩年再赴瀋拒徵兵及朔廢終許助兵時公罷相僞居於川村舍感慨有詩曰鼓角喧空海接天五千兵馬載樓船山城不死皆臣罪泣向春風拜杜鵑

遼川逸事

戊寅我有助清人西犯之兵而王世子自瀋中政覲清人以元孫督去公時任持平奮曰敵將復去將不敵是將率族北轉也草疏請罪斬大計不報會清人各致我亭執及都承旨申得淵神問曰爾爾國猶有為明朝守節者其人為誰得淵以金公尚憲及公名對清人索之急公且北行上遣中使勞諭賜白金船帽及至清人設兵威脅問答曰我論我國事何以問為休以死無撓辭群胡相顧曰此人爽直即胡語好之云也遂囚公於獄中四壁霜厚尺餘公處

之委順日與金公酬唱詩章積成巨秩金公題之曰雪寒集居三
載清人復之移拍我境龍灣上又歲餘始得釋

曹晦谷全碑

辛巳春清人使定砲手二千騎馬五百牽夫五百人以柳琳為將
趁三月二十日進駐於瀋陽而軍餉絕械陸續入送五月稱以
替代又使發送砲手五百當初我軍入去之時如執死地及到彼
境汗及胡王以下無不厚待盡給其城中所得之物到今人皆感
悅盛稱彼國威德咸有歆羨願行之意矣

丙子錄

辛巳清人復徵兵怒公之累避必欲迫脅一得為將公囚首請
罪於朝不得命遂行金化之戰貴將死者即清王之妹婿也妹
泣請報仇清王不許公在軍稱病篤堅臥委軍事於副將且密
令軍中發砲去丸清人初不覺俄而事露戮下卒一人而亦不以
責公、因稱病轉甚清人許以他將代還

柳琳墓碑

丁丑亂定之初公備將為宗社屈意蓄存狀移洛陳都督如範
冀得聞轉于皇上而海路遼遠書浮沉不可知欲得一信使更
暴得舟情事而未便也戊寅秋林慶業為平安兵使江邊
邏卒得一僧掃步其名本以我國人丙子以事往極島因亂
不得還轉入中國留洪軍門承疇幕府為詞東事出來者
也慶業即報于公、使之津遣輩下至則招見与之語為人慷慨
善詞令可托以事於是公與極密宰臣具奏聞付汝掃步由水
入送中國而別構一途抵洪軍門辛巳秋中國載還我人之被俘者
僧從軍門賁文書出來時公已解相務時相申景禎令林慶業
帶僧訪台于家曰此是國家大事相公雖已解職咨榻酬
答須出於公手公撰之固咨更送掃步蓋掃步往來時
海途必過清國壤界故清人覩知之怒我與天朝相通

遣其將于義州詰其事朝廷捐萬金行計得不究而汙之疑
未釋也至是松山站之陷兵部尚書洪承疇降于清備言送
僧事宣川府使李桂与漢艇潛商事覺清將挾昭顯世子
出駐鳳凰城得致桂鈎問桂欲賣國以蕪生盡告遂僧移咨
事仍書我國宰臣及各流十餘人以与黨公名亦在其中而
我未知也清人迫令汝臣來丑對將勅治之君臣上下莫
不危惧中平城納林慶業议以為雖有噴言既無可證之
端不如諱之公以為彼既偵知漢艇往來况而有此舉今
若不以稟言是益其疑且天下事未可忘畢竟事發至于
難諱之境則轉加一層將未免禍故於君父誠有不可言者
不如稟言之禍心吾与林二人之死而已以此累乎於
上前 上亦以公之怖當危禍為難猶頑不忍決公遂

赴鳳城將行 上親見魁諭賜五百金以助行行資仍賜豹
裘公倍道疾馳到龍灣參判朴潢查問使鄭致和尹順之語
人並來會明師而語朴公曰林慶業則我是西關前後裝艇
艇送僧皆出其手萬無全活理今若委於林則患可以紓且
相公之於林重輕懸殊而亦非有負於林也公曰不可既如
人同事欲立名義於天下今何忍臨死地委人以自免乎
朴公悚然歎服朴公出戶外泣語人曰視相公言以死自定忠
臣烈士顧不當如是耶明發公渡鴨江而去林慶業亦被清人
責送追發至高陽乘夜逃去公到鳳城清將列坐堂上兵衛甚
盛引公于庭詰之曰送僧明朝何人主張公曰我為本國首相事
之大小皆關於我此事我師主張而林慶業為平女兵使故使之裝艇
以送既非主上所知故臣亦無知者座上漢人解文字者書公所對送

于瀋陽遂以兵圍守清將米昭顯報所言曰崔閣老事自當可
謂鉄石肝腸遠接使李景庸平安司具鳳瑞備將公臣對談話啟聞
未幾清主回荅至同時夜被拘法寧並被放釋狝以公加鎖杻入瀋陽幽
北館清國死囚所拘處也癸未四月移係南館凡係燕獄四年
至乙未春清人送還世子大君及諸賢子時公与清陰白江俱得
釋而回故遼川行狀

狝步久不還時公罷相家居以一律寄鄭陽披揮其消息托以懷
仙詞者題曰雲海微茫落照間眼穿何處覓蓬山張騫槎詭仍多
阻徐市樓船久不還易被秋風起白髮難從仙宦借紅顏年來無限傷心
事窮巷蒼蒼狝掩閔狝步泛海復入中國公贈一絕曰秋入園林
萬葉鳴鬢華如雪鏡中明向來無此閑心事却付山人一錫杖遼川送李
上密与一二大臣议悉陳我國為中朝本慕書具舟楫從海路遣

之內則崔完城主其事外則狝公掌之我書既入中朝天子大加厚賞
登萊亦遣差報謝狝泊宣川公馳送一裨持書令府使李桂厚給資糧
而遣之至是清人又執桂行威暴掠得公抵桂書公既至清將出公書
詰公曰誰所書公荅曰吾書也給漢程糧者誰也曰君也不捕遂大相潛相
賈与者何也公正色而言曰吾國於漢人豈忍捕而殺之只逐其使勿近岸
而已第此船無糧不得糧則將不進對將為大國所覺故与之糧而
急遣之此吾罪也清將義其言事竟得釋陽城行狀

賊臣李桂持國陰事告虜以十二條至有願為大國臣歌舞太平亦
語以是禍機尤急虜主謂桂言雖直有忘君負國之罪其令本
國公斬公即執桂而馳啟以聞上以為勝國時奸人入元行
諛以快慰饑末乃君不得保其位今治桂不嚴則禍將不測其
用逆律族誅之時桂黨校同行賂於虜各以脫桂刑官亦故

為遲回公亟引燧斬之曰此賊人得以誅之何必待刑官來
也居數日虜果赦燧而燧則死久國人稱快 具鳳瑞墓碑
林慶業之于連兇遠逆詎雖出於當付詭賊之招而渠既不服
而死 仁祖大王又有因其抱寃之教則自朝家深念平日之功勞特許昭
洗於身後誠為感德事久至於逃入中原一節則蓋因慶業自奇其
才欲一展布於天下且欲為我國雪恥而扶義似非專出於貪
生畏死之致而但念當掃步事發清將挾世子來住鳳城詰問
於我國也其事機之危逼不特主辱臣死而已且渠初既參
與其事則當以一身之死塞一國之禍而既命跳去無所顧
藉使聖心驚動一國騷擾論以人臣死危奉上之節亡命之
罪有不可免及到中原又值明朝垂亡之際功業無聞身名
俱辱有難以不成之志貫已定之罪故自慶業死後士大夫於涉

談之間未嘗不惜其才而憐其志終不敢以揭厲之恩仰請于朝者良
以此也今 殿下與鼓鼙之思許身周之義追先朝之志激之時之
氣特施格外之典亦是一道理無不可 南華泉叔叙
戊寅掌令柳頌亦論金尚憲無君之罪請命安登答曰金尚憲論
罪太晚且之無妨及李景奭入侍曰柳頌之論出於挾憾 上曰金尚
憲鄙吝亦為一體只奉尚憲而論之非也但尚憲不問其國不哭其兒
果謂得人倫乎尚憲以世祿之臣送一紀餘遭此凶極之度棄君
父不問目今潔身遠去者尚憲之所作備也此時論尚憲雖謂之
鳳鳴朝陽可也及回望啟制奪尚憲官爵 丙子錄
公於丙丁後謂清陰好名不恤國事至削收卜清陰疑公尤深及拘
益獄同處久兩家各相敬重寢以相悉清陰和章有曰後尋兩世好
頓釋百年疑公和章曰何見黃麻德業新蓋期以同升之意非為許也 暹川逸事

在道微与清陰白江頰相會或講道論義或酬唱詩篇窮日夜不厭常与清陰講討經權清陰有詩曰成敗関天運須義者与敵雖然及夙暮未可倒裳衣權威賢猶誤經應泉莫遠寄言明理士造改悵衡核公詩曰靜处觀群動真成爛熳波湯水俱是水衰葛莫非衣事或隨時別心寧與道遠君能悟斯理該懸各天棧白江帝以詩贈公及清陰曰二老經權各為公擊天大節濟時切如今爛熳同做地保是南冠白首翁上四

清陰与崔相同囚一崖只隔一壁崔之子汲亮欲以贖其父而憐清陰或知其事乃往見清陰曰故且生何如人也清陰曰古之賢人也又問曰然則宜生所為之事無不可底事乎清陰曰似然久汲亮乃以銀与鄭命壽以行其禍崔相初以清陰為真非扶春秋之義疑其有釣名之心及其同囚見其死生迫

頭而確乎不拔遂信其義而服其心至於清陰初亦以崔相与秦檜無異及在虜中見其以死自守不為核屈亦知其心本非虜清陰詩有曰頓釋百年疑崔相詩曰居心如石終難轉君道如環信所隨此其為解憾也江上問卷

澤堂嘗曰清陰之後南漢還鄉雖高矣亦從完城所開之門而出去矣盖和事成城開而後得出也遂川送事

鄭躬善索伯痛憤倭奴命壽反喙以噬臣主不忍其侵暴欲以汙除之時命奴專管我國事索伯欲令其相惡者殺其奸倫而自我證成則虜得以自誅之而我見陵之耻少可雪也有以洩命壽者命壽突來叱嘯事將不測索伯對焚其可跡文書於亭相度以安其心矣其相惡者不知而竟於告事及質館其人皆為媿媿索伯初汙曰信虜索可跡文書索伯於以誠有也火之此事亭臣察知之虜以問亭臣事成敗決於其口亭臣自前

時往來虜中與命壽為之盡效遂答曰不知索伯遂以誣見報 上聞使問寧
臣對以營救別反蓋其怒不如因請其罪 上信之如其言索伯遂死即已卯
四月也 孝宗初亦知是事極致哀傷遜爵為指一公主示婚姻意後竟
天索伯子維岳 孝南士不魁進士名見便殿使奉顏曰爾類似爾父爾
已長成如是教仍涕泣謂侍臣曰鄭某憤不顧身為國受禍矣謂維岳曰
勉旃毋止於此又謂侍臣曰無絕其廩給又命別致銀布而親賜維岳虎皮
木物且饋酒食而退復特除官聞者感泣 鄭唐卿墓碑
三學士之被禍也鄭學士雷卿以文學際 世子方在藩中遺札於吳學
士家曰時運若此作傳虜庭早晚一死若如此友之彰明得所別安
知後死者反為先死者所同歎 吳學士遺事
後鄭公密議誅鄭命壽及龍馬兩胡而事泄被禍嗚呼孰謂後
死先死之言反成後日之讖哉 上全

鄭公臨死有詩曰三良昔死遼河濱閑塞傳遊夢有隣今招阿震
添新伴共訪令威作主人 三良即三孝士鄭公字震伯汝河人 三復此詩即前書先死
後死之意且其辭意從容視死如敝屣可謂李輝之友也 上全
正言鄭維岳行啟劾公蓋維岳死事人雷卿之子也其父臨死
有遺言不許子孫赴舉維岳晏然占科行身可惡及公秉鉉行
言添其所生欲阻清望先洩被其中傷 李相國尚真溢狀
甲申四月 世子在藩陽九王將中犯 世子亦隨行出古長城
由蒙古地方行七日九王忽駐兵不進 世子使辭官探知列山
海關提兵吳三桂遂副提兵一人遊擊將軍一人于陣中言山西
流賊犯皇城臨之皇帝自縊皇后妃嬪皆自焚國事至此已無可
為賊鋒東指列郡尾解唯山海關獨全而兵力單弱勢難抵擋
聞大王已出師若及此時來救則當用閑出迎大王一入閑則北

京指日可定願速進兵九王欲知虛實遂其妻弟與明將一人往山海關明將一人劉姑留陣中云而軍機甚秘不能詳知夕時譚人來傳九王之言曰來日當倍道馳去世子一行人馬亦當速其能行者而隨之云行五日欲投宿于連山驛吳三桂又送將虐於九王言賊兵已迫願從兵來救九王聞即行馳進而又促世子隨行上下顛倒一行俱不能食達夜馳到沙合朝城外九王留兵少休世子往田畝上以遠曉翌日又早奔到關門外相距十五里地一晝夜間蓋行二百里云翌日平明清兵進住關門外五里地是日即四月廿二日也關門內烟塵漲天砲聲亂動已而吳三桂率諸將十數負甲卒救百騎出城迎之九王於陣中受其拜禮進兵城底下馬而吐清人漢人相往來已而清兵左右陣一時八關豎白旗於城上九王即又入

城此時吳三桂已與李汝省接戰而出來多彼此西軍方戰於城西東安地堂前故砲丸亂落於城門世子倚城底菜田中破牆而坐與九王所吐隔四五家久九王遂入清世子往見未及生定九王即起跨馬曰世子亦當隨我赴戰場世子不得已隨行具甲胄立於矢石之間砲聲如雷箭落如雨清兵三吹螺三吶喊一時衝突賊陣三四放箭劍光翻日是時風勢大作一陣黃塵漸遠始知賊兵之攻走貪頃戰場皆空積尸相枕於廣野之間賊從城東海邊而走為追兵所掩溺水死者不可勝數初更九王啟陣於戰場近處世子亦來宿于陣外翌日九五稱攝政王下令陣中勿侵百姓吳三桂以下皆剪髮胡服率數萬兵與清兵一時西向到北京李汝省已燒宮闕掠宮女貨室而南走久北京人言山海關之戰李賊騎兵十萬

中捧持大慟帝命下致中徽 上全

清兵南下帝出奔清兵至燕湖執帝北去云聞至鄭芝龍奉唐

王監國 芝龍初以海寇及拜撫兵者也 是為隆武皇帝在位一年清兵執唐之芝龍

降于清瞿式耜奉永明王即位於肇慶府 神宗 改元永曆在

位五年庚寅清兵破南雄軍帝乘舟西奔瞿式耜死之帝奔

南寧遂入土州歲起恒出牧人隨去後未詳所止云 上同

初吳三桂聞帝與后俱殉社稷遂於喪率哀投檄遠近攻省

聞之大驚脅吳三桂之父讓以書報三桂又使蒼翁將唐通作書

於三桂以効降又言東宮之無恙三桂不答只答其父書曰父既不

能為忠臣子安得為孝子乎子與父永訣請在今日汝省見此書

尤大悞三桂激壯士以忠義曰我不忠不孝何面目立於天地間

乎欲自到其下皆曰將軍何至於此老輩當以死討賊於是京

城內外皆附三桂之檄約士民服喪報讎都民一時潑製白巾以

待之汝省平六萬兵東行與太子英王鄭王及吳謙同發銳卒不

過數萬所到以虛報威脅聞進兵之壯莫不寒心汝省知成敗決

於一戰連壘俱進三桂盡銳出戰無不一當百殺賊數千而賊

猶賈勇輒進汝省挾太子登高阜立馬督戰三面圍三桂之陣

三桂兵東西馳突賊散而復合清兵突出三桂之右所向披靡

不能當汝省鞭馬而走賊兵大崩自相踏死者數萬人至北京

屢破之汝省殺讓懸頭高竿立城上又殺讓家累燒宮廟故山

西 金昌俞漢書並行日記翻出

世或以三桂之用納賊為罪而此案有不然者是時皇城已陷漫

皇帝殉社而天下已三笑三桂雖欲保關門其可得乎其勢雖不

破於汝省必將見破於清人久且汝省之罪通于天為大明臣

子者當不友兵而討者也三桂棄必破之關而報君父之讐言
倉卒處義可謂得久若使三桂徒守一節不知變通而不與清兵合
力則畢竟為牧省之所破而清兵亦將自入關久於天下事豈有益哉
但其父死後三桂亦死則善久而終不能死是為三桂之而久且三十年
臣服清國及其自首之後脫胡服而起兵於雲南事雖奇而不立
大明之後自為僭号云果如是言則名節但虧無復可論與當初
處義者判若二人甚可惜也然起兵數年之間復六省而兵至荆
州天下響應北京震動有破竹之勢若使三桂不死數年之間可掃
胡虜豈不壯哉嘗聞遼東士人李勰言吳王在雲南時善遇將士
每杯酒後噓噓言岳武穆事而大哭已而曰天下如此我終非人
之言罷而復哭止而復飲云可見其志之所存也後來處事雖不
滿於人心終是間世人物也

金昌翁所論亦於濟書中翻出

仁穆大妃昇臨後宮中有帛書多不道之說仁廟疑貞明台王家以御札
問於張新望張公以不可起獄為對三問而對如初時孝虛在傍
上投書於地作色曰汝之婦有固執如此何可與計事也既而已叩
上寢疾而宮中有巫蠱之疫上遂一外戚重臣於公家論之曰吾
病日益沉痾而可疑之端已彰不得已將出外庭治之卿宜知此意
蓋上意疑公主也公對曰先王骨肉只有貴主今若起獄則
當日及正之多安在哉且巫蠱事自古多昧昧難明後救日
上果下其事欲逮王家婢子而公入宿廳陳啟只請移御別宮
拿門官入筆上嚴批不許公屢請之上大怒遂以特命有
越次赴藩之行又於玉堂劄清黜女巫之地有曰有一相臣外為大
言內懷不直草治獄終不忝鞠其意難測而前培官不以
為非狎於迷劣女人兩司角憤至於合啟割雞焉用牛刀公至

龍灣上劄曰今此宮中詛呪之度乃舉國臣民之所共憤而愚
臣過慮終有忌咒之嫌求厥善後轉覺難處 宣祖大王子
女雖多公主大君最為晚出未及長成仙馭實天景襄時之事
言之於愧今稱公主在耳今若以暗昧難明之事輾轉上累使公
主驚愛傷心不得盡其天年而死則為今日首相者安得其責亦將何以見
先王於地下向使愚臣徒懷一切之念軒起大獄甘心於 先祖之骨肉而
曾不以為難則是誠難信之臣其他日負 殿下亦猶是也 殿下亦
安所用之哉 遲川行狀逸事合錄

永安尉官人多被拷死禍將不測公力持救解之汝有人自勳感家
未言永安尉官人密藏凶穢物於竹筒入湖內云公怒叱曰我
在時永安不可救汝與其謀先共殺我可也 律堂謄狀

崔鳴吉字子豫号遲川完山人體幹孱小而吐容堅重如金石山岳精氣

傍侵教人子弟不敢仰視○公於俗下世事多不省至不辨青綠之色姪子
駢驟而至公曰汝馬之耳何其長郎笑曰此驟也非馬也○公考戶判各司
有清得尾五百張公題曰五百張太多一訥給之蓋以尾一千為一訥而公
常誤認一百為一訥故云然人皆笑之○柳道三以文芸自負嘗云
方槐院簽下時凡千文字每就完檄相公嘗起頭教行極平心
甚易之轉至中間詞理條暢及至篇末意致明備文氣脆芥真
是接天風浪○公嘗在家人有製送行義公批以上之下謂子弟
曰此人當大鳴於世訪問乃宋相時孫作也其後公以大提學主試
得一經義欲置壯頭諸考官皆嫌其地闕未顯公以為文學過
人何可徒泥常規力主之即宋公也○鄭陽坡為公所推轂四
十後遂秉柁軻老來或值國事難處輒搔首云完城誤我○癸
亥朔家賜勲臣第宅即籍沒諸罪人家也公嫌其侈麗遂不

入處得賜牌田土又以爲權貴之強奪民田者無救所得賜牌中
必多民田遂揭榜通衢許其推還其後有來訴者公一一作文券
放与之○公在相位具鑿爲水原府使具即後川之子時存年少
武過辭於公與之語良久具辭拜而去後下堂公忽色動徐
語完後君曰怪於具鑿非久當死完陵問何也曰吾見其下堂步
出之際神情已散若遇人之行也不歲日具無病暴逝異事



